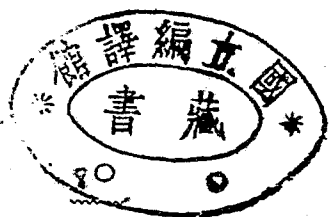


抗戰劇本 無恥的逃亡者



長虹書店出版



MG
I234.6
153

第一幕

時間：台兒莊血戰大勝利之前

地點：隴海鐵路沿綫的X城市

人物：

趙仁堂——XX局長，五十多歲

趙太太——五十多歲

李惠英——大兒媳，二十七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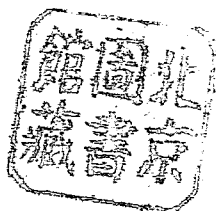
孫希哲——大女兒的未婚夫，二十五六歲

王媽——壽兒的奶媽，三十多歲

士芬——三女兒，十四五歲

福兒——惠英的大兒子，七八歲

壽兒——惠英的二兒子，一歲



(前)



3 1774 6931 3

佈景：

趙家的後花園

正中有一石桌，周圍是石凳，右方是通他們住宅的路，左方有一眼井，放着挽水的轆轤，靠井處有一棵大樹，靠樹放着一個躺椅，衝着正面是一些花草，小樹。

惠英

（躺在躺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書，在靜靜的看，忽然坐了起來，）福兒啊福兒！（嘆氣，低聲些）啊，這死孩子，又跑到那里去了？（離開了躺椅，很煩悶地圍着石棹子轉走着，顫動着悽愴的聲音調唱着松花江的歌子）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山林煤鏹，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糧！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爺娘啊！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流浪！

那年，那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爺娘啊，爺娘啊，

什麼時候，

才能歡聚在一堂！

（她，悲哀得什麼似的，昏倒了一樣的一下子倒在躺椅子上，孫希哲，像似被歌聲激動着的，哭喪着臉，慢慢地慢慢地，從右方走上。）

希哲
（痴情呆望着大樹，呆望着那眼水井，呆望着惠英，呆望着花園的周圍，

低聲叫向惠英）惠英！

惠英
（不動）

希哲
（走近她）惠英！

惠莫
（坐起來，懶懶地）啊，是你，姑爺，（起，讓坐）你躺躺吧。

希哲
（難堪地，仍然哭喪着臉）啊，我不躺，你別這樣客氣吧。

惠英
（立起來了，走到大樹下）姑爺躺下休息休息吧，還有病，很累了是吧。

希哲
（不敢瞅惠英的低着頭）

惠英 釣了多少魚？成績該很不錯吧？

希哲 唉，那里，連一隻魚也沒有釣着，真喪氣，唉，白白地瞎跑了一趟。

惠英 那有什麼呢？河里的魚，根本就不好吃，釣不着魚，也不必喪氣了。去釣魚的目的，是晒晒太陽，太陽既然晒着了，目的達到了，還有什麼要喪氣的呢？（慘笑着）姑爺請躺下休息一會吧！

希哲 （不動，不放聲，眼瞅着大樹）

惠英 怎麼，身體不舒服嗎？

希哲 沒有什麼。

惠英 我看你是累了，有肋膜炎病的人，最怕勞動的，今天走的路太多了吧？

希哲 啊，沒有什麼。（坐在石凳子上）

惠英 還是在躺椅上躺躺吧，唉，該不能累壞了吧，老太太是整天價瞅着你的面孔，你有一點不高興，她就急壞了，怕你的病有一點兒好壞！

希哲

（坐到騎椅子上）唉，她老人家待我太好了，當我睡在牀上，老人家給加蓋着被子，怕我受了冷，啊，我真感激着，啊，我真慚愧極了！

惠英

你是姑爺，丈母娘待女婿是真心真意的，天底下的丈母娘，都是這樣待她的女婿，俗語說，姑娘的女媳是丈母娘的心肝繫，這還用得着感激，還用得着慚愧？

希哲

（高興地）那麼，這好像是應該的了？

惠英

也可以這樣說，不過，自從姑爺到這裏來，恐怕受了許多委屈，這可要請姑爺原諒的。

希哲

你這說到那里去了，從我來到你們這裏，格外給你添了許多的麻煩，只有我請你原諒的份兒，不是嗎？我很感激你的（嬉笑着）。

惠英

（瞅着水井）姑爺說那里的話，姑爺肯在我們這裏養病，我是很感到光榮的！

惠哲 你是很感到光榮的？（哭喪着的臉，望着惠英）這是因為什麼？

惠英 這不是很淺顯的道理嗎？第一，你是我們的姑爺，住在丈母娘的家裏，是應當的，至於我，當然儘可能爲你做點什麼的。

希哲 你是這樣想？

惠英 第二，福兒的姑姑士蘭，她是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我又是她的嫂子，這一大串的關係，都使我必須好像醫院里護士一樣的侍奉你的！

希哲 噢，是這樣的一串關係！

惠英 士蘭臨走的時候，曾留給我一封信，她很懇切希望我，好好的替你做些什麼的。

希哲 唉，士蘭多久沒有來信了！（低下頭，又哭喪着臉了）

惠英 第三，我本人是很欽佩你的！

希哲 （站起來，不安的神氣）你本人很欽佩我？

惠英 是的，（看着他）我是非常的欽佩你！

希哲 這是爲什麼？

惠英 這還不明顯嗎？你是北平學生一二·一六，一二·一九的積極參加者，你是努力救亡的戰士，你爲了民族爲了國家，把身體累壞了，現在需要休養的你，因爲士蘭的關係在我們這兒住，我能替你做點什麼，我十萬分的感到榮幸！

希哲 （不安的，走動着）這簡直使我慚愧極了！

惠英 感到慚愧的，應該是我啊，你這爲了中華民族，爲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爲了我們的東北老家，而損害了身體的健康，我們不能很快的，把你服養好了，能再到戰場上跟敵人鬥爭，所以我們是非常的慚愧啊！

希哲 （十分羞憤的，低着頭）

惠英 我常常這樣自己憤恨着，士蘭能到訓練班去受訓，將來去爲民族拚命，爲

國家收復失地，爲打回我們的老家的抗戰而鬥爭，爲什麼我就不能呢？

希哲（很悲切的望着惠英）

惠英 我也常常這樣自己憤恨着，你是民族的戰士，民族需要你是一個健康的戰士，但是你竟病着了，我呢？我爲什麼不替你生生病呢？

希哲 惠英，你太熱情了！

惠英 我太熱情了？啊，其實太無用了，我既不能替民族的戰士生病，我又不能像士蘭一樣走出廚房，跑上戰場，爲打回老家去的民族革命戰爭，效一點力量，這不是太無用了嗎？

希哲 惠英，你太熱情了，真的，你近來的情緒太反常了，有時候高起興來，又說又笑，有時候苦惱起來，不吃飯不睡覺，相瘋了似的，老太太常常在我面前提到你，她叫你愁死了！

惠英（嘆氣，走到井跟前）啊，我這個人，活着有什麼用場呀，倒把老太太要

愁死了，啊，我的罪惡多麼深重啊，惹得老太太不能心安！

士芬（跑着來，喊向惠英）嫂子，嫂子！

惠英（不耐煩地）什麼事？

士芬（向希哲）你釣到魚了嗎？

希哲（搖頭）沒有啊。

士芬 那麼大的人，還釣不到一條魚，多洩氣！

希哲 並不是洩氣，根本河里面沒有魚呀！

士芬 沒有魚？我可不相信哩，怎麼俺同學上個星期日去釣了許多魚？你光會長

病，是不是？

希哲（窘狀，不放聲，看着惠英）

士芬 嫂子，咱媽上次說，館們的老家松花江有魚，有很多很大的魚，對吧？

惠英 對的，等我們到松花江釣魚去！

士芬 到什麼時候才能上松花江釣魚去？嫂子，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到老家的松花江釣魚去？

（惠英和希哲都不放聲）

士芬 怎麼不說話，啞吧了嗎？

惠英 （不耐煩地）唉，你吵什麼勁啊，唉，好妹妹啦，你去找找福兒吧，這死孩子也不知道滾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去找找吧？

士芬 唉，嫂子，你這個人真怪，動不動就死孩子的，爸爸就不高興聽啊！
（上前拉惠英）看你，這多危險呀，你要掉到井里去啦！

惠英 唉，煩死我了，你拉拉把把的！

士芬 （生氣地）看你，人家好意的怕你掉到井里去，你這樣喪氣！

惠英 喪氣就喪氣，掉到井里就淹死好了！

士芬 （要哭的樣子）

希哲 (撫摸着士芬的頭) 別這樣子啦，你去找一找福兒吧，別叫他在外面被車子碰傷了啊！

惠英 叫車子碰傷了碰死了倒好！

士芬 你的心太狠了。

惠英 我不光心太狠了，我還是喪氣鬼，因為我，把你們全家都攪的不安呢！

士芬 我不聽你這一套，(轉身要走) 咱媽叫我問你，剛才來的那個奶媽，你對意不對意？

惠英 我不知道！

士芬 你不知道？你知道什麼！

惠英 我知道死！

士芬 你知道死，快去死呀！

惠英 你先不用急，早晚我死給你看，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

士芬 自己的孩子不自己奶，倒化錢雇奶媽子！

惠英 我就不奶，餓死他更好，你看怎麼樣？

士芬 等我哥哥來家，叫他打死你！

惠英 好，我等着！

希哲 （勸說着）好了好了，別吵了吧！（推士芬）好妹妹，你是姑姑啦，快去

找找福兒吧。

士芬 （走着回罵着）狠心精的，出去教了幾天的書，越發變壞了，掙了個錢？

（自打臉腮）也不覺丟人嗎？

惠英 啊，你這小鬼，你將來也要和我一樣，你——（氣極了，痛苦着）啊，我

只有死！

希哲 不要自找苦惱吧，相這樣的家庭，全中國都找不出很多的來，不愁吃不愁

穿，應該快樂的才是，尤其是在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今日，十幾省的

地區陷落在敵人的手里，成千成萬的同胞，死亡着，流浪着，我們應該知足才是！

惠英 應該快樂才是，應該知足才是，你的意思很對、快樂就知足，知足就常樂了！當然了，我們東北淪亡了七年，我們現在在西北，還這樣幸福地生活着，爲什麼要自找苦惱呢？

希哲（搶着說）我的意思是——

惠英 我們從東北到西北，過着現在這樣幸福的生活，比起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下的東北同胞，我們真的太幸福了，比起戰區砲火下慘死的同胞，飛機轟炸下的饑餓難民，我們太應該知足，太應該知足而常樂了！

希哲（搶着說）惠英，你誤會我了，我的意思是——

惠英 你的意思是什麼？我們應該知足常樂，這能說不對嗎？你是對的。不過，我可要自找苦惱的，相我們這樣坐在花園里談天，你也能安閒的去釣魚的

幸福生活，竟不知足而快樂，並且決心要自找苦惱，你看喪氣不喪氣？簡直喪氣透了啊！

希哲 唉，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你現在應該把心情靜下來，你太激動了！

惠英 是的，我應該靜下心來，我已經說過，我對你是十萬分的欽佩的，我欽佩的，是你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鬥爭精神，也可以說，爲了你有一個自找苦惱的不願做亡國奴，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要打回老家去，爲了拯救水深火熱中受苦難的同胞的意志！

希哲 是的，你說的對！

惠英 （苦笑着）我說的又對了？

希哲 唉，你誤會我的意思，你口口聲聲要死，這樣的悲觀，不是錯誤的嗎？如其消極自殺，還不如在這樣的環境中，快樂一些的好！

惠英 消極自殺！

希哲 消極的自殺，除了是自找苦惱而外，還有什麼？（停了會）你看看我，我也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我不是挺快樂的嗎？

惠英 那是因爲——，因爲你是我們的姑爺，你是我們的有病的姑爺！也是因爲——因爲你不自找苦惱了，你知足了，在我們這里當有病的姑爺，晒太阳，洗河水浴，釣釣魚，還有——，還有丈母娘真心真意的關心，這樣的生
活，這樣的沒有日本兵，沒有北平的警察，也沒有飛機的慘炸和大砲的轟
打的幸福生活，使你知足，所以才是挺快樂的哩。

希哲 （紅着哭喪的臉）你在罵我！

惠英 我在罵你？

希哲 你在罵我，我知道，你以爲我在你們這里養病，是無恥的逃避現實？

惠英 我沒有這個意思！

希哲 你有這個意思也吧，沒有這個意思也吧，我向你說，我決不生你的氣，因

爲，我了解你，我同情你，你近來的情緒是太反常了，啊，你應該冷靜些，你太熱情了，就是因爲你太熱情了，我勸你，我請求，你冷靜些吧！

惠英（悽愴地，望着大樹，望着水井）

希哲 你要上前綫，你要到訓練班去受訓，因爲環境不允許你，你就悲觀了，苦惱了，啊，你才傻瓜哩，唉，你真使我好笑呀！（大笑着）

惠英 我是傻瓜，我知進，我確實是傻瓜！

希哲 你真使我好笑呀！

惠英 我真使你好笑嗎？（一停）你的笑，姑爺，我不客氣的對你說，你的笑好比壓迫青年救亡的軍閥的監獄！姑爺，你的笑好比不抵抗日寇的官僚所豢養的警察，對付青年的大刀！姑爺，請你原諒我，老實對你說了吧，你的笑好比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你的笑好比漢奸托匪的挑撥離間！

希哲（哭喪的臉大笑着）無論你怎樣說，無論你怎樣罵我，我是不生你的氣，

因爲你是瘋子，至低限度，你快是瘋子了！

惠英

你說我太熱情了，你又說我是瘋子了，管你怎樣看我吧，我都不承認的。

你現在不熱情了，你當然更不能是瘋子，你現在很聰明，你是聰明的人！

希哲

你說得對，我現在比較聰明了，至低限度，我不會相你這樣傻瓜的！

惠英

姑爺，你現在變成聰明的人了，可是，你從前可曾經傻瓜過的，不怕殺頭的要救國，不怕監獄的要打回老家去，不怕北平警察的水龍和大刀要反抗

日本帝國主義！

希哲

照你的話，我現在所以變成聰明人，就是不主張抗戰了是不是？

惠英

在對日全面抗戰第二期的今日，只有漢奸親日派，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

托匪才不主張抗戰，也只有這些該殺的東西才主張妥協的，我沒有說你是

不主張抗戰的！不過，你是聰明的病姑爺了，你在這里享這樣世外桃源的

清福生活，忘記我們的東北，那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奴役虐待下的同胞，而

知足常樂的，甚而對一個要挺起抗戰的女子，宣傳你的知足而常樂的大道理！姑爺，有病的姑爺，你因為在我們這裡享這幾個月的清福生活，看不見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死亡，飢餓，而聰明的不自找苦惱的知足而常樂，甚而對一個有抗戰意志的女子，誣蔑她是瘋子！

希哲

（老羞成怒）够了够了，你再罵下去，我是不允許的！你知道，我是有光榮歷史的民族戰士，我參加過東北義勇軍作過游擊戰的！你這樣的罵我，是對作為民族戰士的我一種污辱，我若不是因為你的性情反常近乎瘋狂，我要向你提出抗議的！

惠英

你現在就不對我提出抗議了？

希哲

就是說，我若不是同情你是一個太熱情的女青年，爲了你對我的污辱，我要馬上離開你們這裡，你要知道，我是救亡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我是民族的戰士，我爲了中華民族而犧牲個人的健康，所以我才被士蘭愛上。起始

老太太反對士蘭愛我，那時候我是瞧不起老太太的，什麼丈母娘，我不理些這個的，這些情形你是知道的。

惠英 士蘭愛你，是愛的一個民族戰士呀！

希哲 你明白了這個就行了！

惠英 請你放心，老太太現在把你作為女婿，真心真意看待了，她老人家現在待你多好呀！

希哲 所以，我就知足，知足就常樂了！我決不相你，自找苦惱的，以至快成爲瘋子！

（福兒一跳一跳的跑來，撲向惠英）

惠英 你上那里了？

福兒 媽，街上來了一大些窮人呀！

惠英 那是難民啊！

希哲 (向福兒) 再別去親近那些難民吧，也不要去看他們吧，因為，現在快是

伏天了，傳染病多極了，萬一被傳染了，那可就危險極了！

惠英 (依然倔強地) 我不怕什麼傳染病！

希哲 你不怕什麼傳染病？(諷刺地) 那麼你太偉大了！哈哈，你不怕什麼傳染病，唉，你太偉大了！

惠英 我偉大？只有用血肉對抗日寇的戰士，才是偉大的呀！

希哲 啊啊，你老先生可笑極了！

惠英 我當然可笑極了！

福兒 媽，我餓了啦。

惠英 好孩子啊，別吵，聽你姑父講話。

希哲 你幼稚極了，你犯了左傾幼稚病！

惠英 我幼稚極了，並且犯了左傾幼稚病！

希哲

是的，我相信你會反對我的。我對你說了吧，你在最後是會欽佩我的。老實告訴你，抗戰是長期的，把力量獻給抗戰，是多方面的。用熱血用頭顱在前綫對敵人拚命，固然是偉大的。你和士蘭，以及你們全家待我這樣的好，也是因為我是偉大的——

惠英

老太太待你好，是因為你是他的姑爺，士蘭愛你，是因為你會是民族的戰士，我欽佩你，是因為你從前是不以個人生活幸福了而就知足常樂！

希哲

是的，我並沒有用血肉用頭顱在前線上對敵人拚命呀，爲什麼也是偉大的呢？所以說，前綫的戰士固然偉大了，但是要做一個偉大的人，不一定必須跑上前綫，也不必離開家庭的！

惠英

那麼，我就呆在家里，安於這樣的生活，有這樣的生活就不管東北的淪亡不論亡，不管中國有十幾省被敵人佔去了，不管成千成萬的同胞在敵人飛機大炮之下死亡而像你一樣知足着，知足而常樂着，也會是偉大的？

希哲 你又誤會我的意思了！

惠英 我是傻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糊塗死了！

希哲 我對你說，把力量獻給抗戰，是多樣性的。我在你們這里養病，你把我作為偉大的戰士而不目為病姑爺侍護我，這就是抗戰呀！

（一停之後）我是為國家為民族，為東北我們的老家，為在敵人飛機大砲下慘死流亡下的同胞而積極救亡工作才病了，這和前綫受了榮譽傷的武裝同志是一樣的！

（一停之後）前綫負傷的將士搬到後方醫院調治，我的來你們這里養病也是這個道理！惠英，在後方醫院的侍護傷兵，就和你為我做點什麼工作是一樣的呀，明白嗎？

（一停之後）所以，你只要對我做些侍護工作，就等於你離開家庭跑上戰場做救護工作了！把力量獻給抗戰是多方面的，所以我說，你不必離開家

庭，也能爲抗戰效力的，當然這也是偉大的！

我們全國人民，都尊敬 蔣委員長，在 蔣總裁領導之下抗戰到底，那個做飯給 蔣總裁吃的廚師，他也是抗戰，是偉大的，明白嗎？

惠英 明白的，你是——！

希哲 我不過比喻你聽，我當然——我以民族戰士的姿態被士蘭愛上了，他死命地把我拖來養病，這可是真實的吧！

（一停之後）請你冷靜下來吧，抗戰是長期的，把力量獻給抗戰是多方面的呀！

惠英 你的話對極了！爲了中華民族，爲了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做 蔣總裁的一個廚子，不至因飲食損害 蔣委員長的健康，他的工作也是抗戰的工作，他也是偉大的，不過——！

希哲 不過什麼吧？

惠英 我對於中華民族的抗戰意義的認識還不够，我想和士蘭一樣的到訓練班或者別的救亡團體去鍛鍊一下，光有抗戰的熱情而沒有鍛鍊過，是不能成爲一個戰士的，不是嗎？

希哲 這也是的。

惠英 那麼，你該不至於像老太太一樣，反對我的需要受訓練的意志吧！

希哲 這個——

惠英 你反對嗎？

希哲 我不反對，我頂贊成啦！

惠英 那麼你就幫我一下忙吧，也可以說爲了民族的淪亡，爲了的確是擁護蔣委員長抗戰的，幫忙我去受訓一次，鍛鍊成爲一個戰士，將來可以爲打回老家去的抗戰獻上更大的力量！

希哲 不過——

惠英 不過什麼？

希哲 受訓是對的，但是受訓不一定到什麼地方去啊！

惠英 還是在家侍護你嗎？

希哲 我對你說，你要去的那個訓練班的許多教師，都是我的同學，在北平一同救亡的同志，只要你願意，就在這個花園子里，我也可以訓練你！

惠英 （停了會）我侍護你，你訓練我！

希哲 是的，事實是這樣的！

惠英 那麼把士蘭招回來吧！

希哲 當初我就不贊成她去，唉！

惠英 那兒的戀愛風氣很盛，你不放心——

希哲 那有什麼關係呢？士蘭不愛我，我也是我呀！（哭喪的臉）你要到那兒去
老太太不放你去，也是怕你——一旦跟別人戀愛了，那——

（停了會，兩人沈默着）

惠英 快把士蘭招回來吧！

希哲 啊——

惠英 招回她來，我們兩人侍護你，她更會體貼你的，並且這也是把力量獻給抗戰的。（慢慢地說）你同時訓練我們兩個——

希哲 啊，她現在也和你一樣，正在瘋狂着，恐怕比你還要厲害些呢！

惠英 招回她來吧，我們兩，或者把我的三四個女朋友都找來，你來訓練我們

希哲 你雖然在開玩笑，但我可以當你們的訓練者的！

惠英 那當然了。就在這花園子里，把我們訓練，訓練成一個戰士！

希哲 我相信——

惠英 你相信，你能把我們訓練成爲，在敵人飛機大砲轟炸之下的知足而常樂的

奴隸吧！

希哲（爽氣了）唉，你瘋了，你不懂我啊！

（趙太太上，希哲和惠英都顯出恭敬的樣子。）

趙太太 我叫你爹就氣死了，啊，真沒有辦法！

希哲 怎麼啦？

惠英 媽，你椅子上騎騎吧。

趙太太（坐在騎椅子上，起讓希哲）你騎騎吧。

希哲（拒絕她的讓座）不用，你老人家騎好啦。

趙太太 啊，一個奶媽的問題，就把我們全家的人給攪糊塗啦！

惠英（慚愧地）媽，到底怎麼決定的？

趙太太 啊，我不是對你們說過，你爹那個癡氣，我一輩子簡直就要叫他氣死！

希哲 以我看，這個王媽就可以啦。

趙太太 我也這樣子想，但是煞爹可就要辭退去，啊，說什麼這個王媽太醜啦，

怕把他的孫子奶醜啦，嫌惡王媽的癖氣不好，說王媽不活潑，罵她像條牛啦，怕把他的孫子奶糊塗啦！

希哲 這也有關係，並且關係很大呢！

惠英 其實只要她的奶沒有病，也就行啦。

希哲 王媽不是經過醫生的檢查了嗎？只要沒有傳染病，就不甚要緊！

趙太太 在我們東北老家，有五塊錢就能僱一個挺好挺好的奶媽子，啊，不但奶得孩子胖胖的，在孩子睡覺的空兒，還能給縫衣服，也能給做飯，唉，想想吧，五塊錢僱一個奶媽子，同時也僱到一個做飯的老婆，還僱到了一個縫衣服的女工啦。

希哲 還是我們東北好！

惠英 就應該打回老家去呀！

趙太太

啊，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已經七個年啦，怎麼樣？老家沒有打回去，一大半的中國又都亡給了人家日本，啊，別那樣想了吧，安分守己的過日子吧，什麼受訓呀，到前綫殺敵呀，這全是孩子的心理！惠英，你也快是三十歲的人啦，應當往過日子的路上想，我年老了，並且也常有病，說不定什麼時候離開了你們，啊，別痴想了吧！

惠英

這怎麼能說是痴想？

趙太太

你還不服氣，你也不知道着了什麼魔啦，啊，我們女人，就是嫁人，生

孩子，奶孩子，做飯，洗衣服，縫衣服，想些大的，那能行得通嗎？到前綫上去，別瞎想了，我們門口躺着坐着的那一大堆，都是才從前綫上運來的老婆子大姑娘，怎麼樣，她們爲什麼不在前綫做點什麼事，爲什麼要退下來呢？

惠英

那——

趙太太 別執拗了，我們女人能做什麼呢？

惠英 像媽所說的，那麼你爲什麼允許士蘭在外面呢？

趙太太 就是呀，我們女人根本不應當念書的，士蘭上過大學，現在我就管不了啦，在外面亂跑！你呢，也上過大學，還出去教過書，自己生下的孩子還得雇人奶，有什麼好處？

惠英 〔生氣，低頭，不放鬆〕

趙太太 我一輩子，不識一個字，沒念一天書，怎麼樣，我奶過八個孩子，比你們怎麼樣？士蘭上大學，福兒他爸會駕飛機，去打日本鬼子，這不都是我一個女人，辛苦一輩子的事嗎？

希哲 老太太的話很對，其實，惠英嫂子，像母親一樣的在家撫養福兒跟壽兒，也是爲國家爲民族培養人材的，我的話是正確的！

惠英 不錯，你的話是很正確的。可是，每一個中國人，是應當把自己最大的力

量獻給抗戰的！

趙太太 惠英，你簡直是着了魔鬼啦，你想想，在家庭撫育孩子，是渺小的事情嗎？福兒的爸，是我們中國的空中戰士啦，我替中華民族撫養一個空中英雄，誰能不誇獎我呢？

希哲 老太太是光榮的，替國家民族生養一個戰士，空中的鐵鳥英雄！

惠英 媽，你是爲國家盡了力的，你的兒子是空中的鐵鳥英雄！你的女婿，雖然現在有病，但是從前爲國家民族而努力救亡工作，也和空中的鐵鳥英雄，一樣值得誇耀的！

希哲（苦笑着）

趙太太 我不想到前綫去殺敵，我是安分在家庭的，也替國家盡了力，所以，你也跟我一樣吧，別天天嚷着到這兒那兒去了，好好撫養着福兒跟壽兒吧！

惠英 我嗎？——

趙太太 福兒的爸，連你到學校去教書都不高興，你還要到前綫去，要到訓練班去，他更不能允許你的。現在他正在專心殺敵，你若不聽他的話一定要相出去教書一樣的，不叫他知道的，跑上了前綫或是到什麼訓練班去，一旦叫他爸知道了，他會傷心的回來不讓你的！

惠英 我只好呆在家里了！

希哲 否則，福兒他爸，會駕着飛機來跟你算賬的！（向福兒）你爸要駕着飛機來接你媽啦！

福兒 （向趙太太）奶奶，你不去？

趙太太 我嗎？我不去！

福兒 爺爺去不去？

趙太太 爺爺也不去！

福兒 （向惠英）媽媽，奶奶不去，爺爺也不去啊！

惠英 別吵，傻孩子，你姑父在和你開玩笑啊！

趙太太 好孩子，你快長大了，我和爺爺坐你駕的飛機去，好不好？

惠英 當初我為什麼不跟媽你一樣，何必上大學？在家庭生孩子奶孩子，糊里糊塗活着，馬馬虎虎的死去，豈不很好？現在，自己覺得不錯，不知足的自找苦惱——啊，我不明白，為什麼連出去教書也反對，我真不明白啊！

（一停之後）我想，若是我一定去訓練班受訓了，他知道之後，會駕着飛機去轟炸我的！

趙太太 這麼說來，你更應該在家里安分守己的撫養孩子的了。

希哲 否則，你使福兒的爸不能專心殺敵，因你而苦惱的減弱抗敵的力量，你！

惠英 我是漢奸，是不是？

（一時的空氣有些僵局了，福兒跑到水井那里站着，擲着肩向里望，趙太

太急了)

趙太太 (向惠英) 把他拉過來呀，要掉進去啊！

惠英 (並不去拉) 福兒，你要死嗎？

希哲 (把福兒拉開井邊) 井很深呀，一不小心掉進去，就淹死啦。

福兒 (向惠英) 媽，我要我的小兔子！

趙太太 你的小兔子在那里？

福兒 奶奶，掉進井里啦。

惠英 你向井去要吧！

福兒 (又跑近井邊) 我要我的小白兔子啊！(哭了)

趙太太 (急速的立起，把福兒拉在身邊) 不要淘氣吧，等你爺爺給你買一大些

兔子，好孩子，聽話啊！

(趙仁堂上，全場的人都顯出些笑的臉色來，福兒跑過去，扯着他的手，

撒着嬌樣兒

趙仁堂（向惠英）惠英，你以為這個奶媽成不成？

惠英 爸爸看她怎麼樣？

趙太太 一個奶媽也值得這樣挑挑揀揀，唉，有奶給孩子吃就行啦！

趙仁堂（生氣地）我對你說，咱倆再少說話吧，你懂得什麼？你，唉！

趙太太（也生氣了）我是糊塗蛋，我什麼也不懂，你什麼都懂的！

趙仁堂 我雖然不是什麼都懂，至少，不會相你那樣的馬虎啊！

希哲（向趙獻殷勤）爸坐下休息吧！

趙太太 我馬虎，我一輩子給你奶了八個孩子啦——當初你該去找一個不馬虎的

女人呀！

趙仁堂（笑着）你一輩子奶了八個孩子，你有功勞啦，嚇，我知道，你的兒子

能駕飛機哩！

趙太太 這可是真的！

趙仁堂 一個奶媽，對於孩子的關係大極了，這個你想到了沒有？沒有的，我向那個奶媽橫談豎談，爲的是要知道她的根底，看她是不是有壞的行爲是瞞着我們的！

惠英 看樣子是大戶人家的婦女，若不是因爲戰爭，恐怕也跟我們一樣過着太平日子的！

趙太太 八家她男人口口聲聲說的明白，家里是有點錢的，被日本鬼子的大砲轟光了，帶着老婆孩子出來逃難，孩子半路死了——！

趙仁堂 雖然他這樣說，我們也得闖個明白的。你想，孩子的醜俊，身體的強弱，性情的好不好，都與奶媽子有密切的關係！

希哲 是的！

趙仁堂 一個人的終生健壯不健壯，完全在孩子的時候培植起來的。明天，我想

找個醫生檢驗一下，若是沒有病，就把王媽辭掉，（向趙太太）你以為怎麼樣？

趙太太 我還懂事嗎？問我做什麼勁！

趙仁堂 我告訴你，一個難民，她正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是沒有工錢光給她飯吃，她也是高興的。王媽呢，雖然也是窮人吧，他總是覺着是本地人，辦法較多，所以就好好好的幹！

希哲 只要沒有病就用了吧，這還是高等難民呢！

惠英 在戰爭期間，有多少的孩子，死的死，病的病，說不定再住多少日子——

趙仁堂 唉，你又往牛角里尖想了！

惠英 爸爸，我們太幸運了，從東北到關里，現在又在西北，我們的孩子不但有奶媽子，並且還找到跟我一樣有錢的女人給作奶媽子——

趙仁堂 社會就是這個樣子，有的人在為國家為民族跟敵人拚命，成千成萬的慘

死了，雖說是民族戰士，民族英雄吧，但是我們很明白，死的人都是些傻子！你看，所死的那些，不都是窮人嗎？有錢的人，不是都像我們，或者比我們更幸福的生活着的？

惠英 爸爸，爲國家爲民族而慘死的人，他們都是傻子，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的傻呢？

希哲 精神的使嘴，傻子使腿！

趙太太 惠英還要傻子一樣要上前綫去哩！

惠英 我還餓得不够程度呢！

趙仁堂 唉，你快醒悟了吧，現在的拉戰，說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但是啊，有錢的沒有出錢，也沒有出力，沒有錢的出了錢却又出了力，生氣嗎？社會就是這樣子！

希哲 像搾奶子吧，壽兒奶了別個應該吸奶的孩子的奶，還挑揀着奶呢！

趙仁堂 精神的使嘴，傻子使腿，希哲的話正確極了，爲國家的自由呀，民族的復興呀，喊得價天響，這是精神的使嘴，於是一批一批地隊伍開上前綫去了，在以血肉拚命了，這是傻子在使腿！

希哲（哭喪的臉笑着）比如我們唱的，再會吧在前綫上的那個歌子，不是有一句：「你們先去吧，我們就跟上，再會吧，在前綫上！」嗎？

福兒 媽，我會唱呀。

蕙英 你也是精神者使嘴的！

趙仁堂 口口聲聲你們先去吧，我們就跟上，也一再允許着，再會吧在前綫上！但是去了沒有？沒有去！這就是說，千方百計的把使腿的傻子送上前綫去了，也可以說是送到死亡綫上去了，就再也不見面了，再會，鬼曉得是誰和誰天天在會面的！

希哲 爸爸，你這樣說法，恐怕蕙英嫂子，要罵你是漢奸的理論啦！

惠英 (沒有理他)

希哲 抗戰是長期的，我們現在先享几天福，以後再去抗戰也不晚！

惠英 你這民族戰士，不是在養病嗎？

希哲 獻力量給抗戰是多方面的，爸爸，你不能否認，宣傳的工作是多麼重要！

趙仁堂 我並沒有否認宣傳工作的重要，一大批一大批的人開向前綫去跟敵人死拚，這都是宣傳的力量啊，我會和一個軍隊的政治工作者談話，他說：政治工作，就是打氣的工作！

惠英 騙人的工作！

(趙仁堂和希哲都笑着，惠英氣得什麼似的。)

惠英 爸爸，土蘭在訓練班受訓，那不是在受騙嗎？

趙仁堂 我要招回她來！

趙太太 多日沒有信了！啊，愁死我啦！

惠英 爸爸，福兒的爸，駕着飛機跟敵人拚，那也是被精神的使嘴，打足了氣，他傻子使腿的去拚命，他是傻子啦？

（一停之後，向希哲）你從前做救亡工作都是在騙人，在做騙人工作，你現在騙人騙够了，不再去騙人了！

希哲 我沒騙人！

惠英 你做騙人的工作，騙着了士蘭，現在不再騙人了，就在享清福啦！

趙仁堂 （微有怒意）從你這幾句話看，就知道你是被別人打足了氣啦！

（除了惠英都得意的笑着）

趙太太 惠英糊塗死啦！

惠英 我糊塗死啦，可惜糊塗得不够程度，還不及福兒的爸，糊塗得够程度的，他在這時候，說不定是在空中跟敵人拚命啦！（哭了）

（大家都不好意思起來了）

我爲什麼要到前綫去？就是因爲福兒的爸在跟敵人拚命，加上我這一個人
的力量，多多少少可以給敵人一些打擊的，就是說，我要跟福兒的爸，一
同爲國家爲民族，爲打回老家去的抗戰犧牲去！

（向希哲）也許我是糊塗了，那麼福兒的爸比我更糊塗的，姑爺可太聰明
了，你聰明得有些殘酷，你在享清福，別人在拚命！

（大家都有點慚愧，惠英哭着走了，福兒看了看爺爺奶奶，忽的喊着「媽
媽呀」的跟惠英去了。）

趙太太 唉，氣死我了，這簡直瘋了！看，還有點做媳婦的樣！誰不知道她念了
幾天的書，出去教了三天的學，啊，娶這樣的媳婦，簡直是倒了霉！

趙仁堂 別噙噱吧！

趙太太（橫眉豎眼）這些話我當她的面也是一樣說！哼，我這婆婆活的有什麼

滋味！

44
希哲 我看嫂子對我有意見的吧！

趙仁堂 你別神經過敏吧，不會的。

趙太太 你別見她的怪，現在還沒有化她男人掙的錢來生活，她不敢對你有一點點什麼。啊，這死老婆，她這樣發瘋！（更生氣地）她不是要到前綫去的嗎，叫她去，叫她死在前綫去！唉，不要臉的東西，自己的孩子不奶，把她舒服的不知天高地厚啦！

趙仁堂 （來回踱方步）你不膽嚇好不好？

趙太太 我就要說一說，你這老東西，叫你媳婦當面污辱了，你倒壓吧啦！（一停之後）她不是要走，叫她走給我看，把兩個孩子也給我帶走，我也好清閒，啊，這死不要臉的東西！

希哲 母親快別生氣了吧。

趙太太 希哲，你放開心養你的病，只要有我這口氣，我看誰敢慢待你一步！

趙仁堂 你別找事了吧，她——，她——

趙太太 她這樣就是對？

趙仁堂 唉，你懂什麼！

趙太太 我什麼都不懂，我沒有到前綫去的想頭！

趙仁堂 我說你不懂你還不服氣，你根本就不懂！告訴你啊，她和士蘭都是一樣的人，不能和你一樣死呆在家里的。這也對呀，爲什麼士蘭能到訓練班去，她就不能去呢？

希哲 我看惠英嫂的要離開家庭的意志很堅決，以我看，允許她去到訓練班受受訓也好！

趙太太 什麼！

趙仁堂 這那能！

趙太太 什麼方地也不准她去，看她能給我死不能！

趙仁堂 無論是什麼地方，她去了就不想回來啦！

趙太太 我老早就對你說過，惠英的心變了，連自己的孩子都仇視的要命！

希哲 那麼，眼看這她瘋狂了嗎？不信我們看看吧，惠英嫂非瘋狂了不可！

趙太太 死了更好！

趙仁堂 我有辦法！

趙太太 不理她，死也好，瘋也好！

趙仁堂 最近我想把士蘭招回來，這樣，惠英也許會慢慢地靜下來的，在士蘭那

方面，也不能讓她老是在外瞎跑了，快——

趙太太 這有多少日子沒有信了，我也不會寫信，你們不會寫信去問問嗎？

希哲 她起很忙的啊！

趙仁堂 啊，也許是太忙吧，不過，我不放心，年輕懂什麼，說受訓是練習吃苦

去，這不是笑話？人生爲了享福並不是爲了受苦！有福就當享，有苦就受

好了，還要什麼練習受苦哩！

（王媽，拿着六個防毒面具來，希哲和趙仁堂走前接下，放在石桌子上）

王媽 一個人送來的，少奶奶叫我拿來給老爺看。

趙仁堂 （玩弄着防毒面具）壽兒睡了嗎？

王媽 睡了。

趙太太 少奶奶呢？

王媽 在屋裏躺着。

趙仁堂 壽兒昨夜哭了半天，跌着了嗎？

王媽 沒有。

趙太太 人都得有良心，拿人家的孩子要和自己的一樣，那才對，你成天

光睡覺，晚上孩子哭你也不醒一醒！

趙仁堂 那孩子有火，得勤洗着澡！

希哲 你去沖壺茶來！

王媽 是（下）

趙太太 要這些做什麼用？

希哲（高興地）什麼用？報紙上不是說，日本帝國主義要毒死我們陝西所有的人民嗎？有了這，我們就保險啦！

（士芬跑來了）

士芬 爸，給我一個，我知道，這是防毒面具，（拿着一個，試戴着）

趙太太 別弄壞了呀！

趙仁堂（向趙太太）來，我給你戴一個。

趙太太 我不戴！

（警報鐘聲響了）

希哲 啊，又是警報！

趙仁堂 警報就警報啦，來，我們戴上吧！

希哲 這只能防毒。

趙仁堂 我知道，多日沒有警報了，報紙上不是說日本要用毒菌殺死我們××的

人民麼嗎？我們戴上吧，剛好，今天就送來了！

趙太太 買的啊？

趙仁堂 不是買的還是搶的啊？

希哲 多少錢一隻？

趙仁堂 我記不清了，大約是十四塊多錢！（向士芬）去叫你嫂子來！

士芬 我不！

（緊急警報的鐘聲）

希哲 我去吧，（放下手裡的防毒面具）

趙仁堂 快去，叫奶媽把壽克也抱來！

希哲 是，（很快的跑去）

趙太太 買這玩藝有什麼用？炸彈來了，一樣活不了命，這不是光能防毒嗎？

趙仁堂 我們這里不值得敵人擲炸彈的，在這棵樹下躲躲機關槍就行了，日本要
是用毒菌殺我們，我們可就不怕了，來，戴上！

（給趙太太，士芬各人戴了一個）

趙仁堂 到樹底下去，快！

（希哲和惠英領着福兒來）

趙仁堂 （向他們）快呀！會戴不會？

希哲 （給福兒戴）

福兒 （一看奶奶）呀，奶奶呀！

希哲 別動！（戴好了，馬上自己也戴好，領福兒到樹下）

趙仁堂 （給惠英戴着）

惠英 (勉強戴着)

(王媽抱壽兒上，看這情形暗笑着)

(飛機在附近轟鳴着。)

趙仁堂 (自己最後也戴好了，立刻又摘下來，向王媽) 把孩子給小奶奶!

惠英 (接着孩子)

趙仁堂 (自己又戴好了，和家里的人一同站在樹下，用手指王媽，暗示藏進大

樹底下)

王媽 (微笑着靠進樹下)

(飛機的轟叫聲，機關槍聲，炸彈聲，振動着大地，他們，這批戴防毒面具的人和不戴防毒面具的人，不動的呆立着。)

——幕落——

第二幕

時間：

徐州失守之後

地點：

第一幕原地方

人物：

趙仁堂

趙太太

李惠英

孫希哲

溫樹德——惠英的女朋友，

士芬

癡兒

劉媽——女僕。

佈景：

趙仁堂辦公處的一角。

長方形的屋子。正面有一門通外室。右方有一個窗子，貼近窗放置一張辦公桌，桌上是應用的文具；左方有一個牀，牀上是被子褥子，接着牀的下端向左有一門，通內室，有幾把椅子，散亂的放着。

趙太太（神色憔悴地，相似一夜沒有睡覺的樣子，從內室走上，一下子坐在牀上，焦思着。）士芬，士芬！啊，這個死丫頭死到那里去了！

劉媽（謹慎的從外室進來，端着茶壺，輕輕地倒了一杯茶遞給了太太，）

趙太太（接着茶，喝着）福兒呢？

劉媽 睡了，（一會兒）太太也躺下休息休息吧。

趙太太 唉！（把茶杯交給劉媽）你去看看福兒，那沒好命的孩子，我的心簡直叫他哭碎了！

劉媽 可不是呢，太太！

趙太太 這作孽的媳婦，到了這個時候，給我這一下子，啊，想不到，她的心够多麼狠啊！

劉媽 太太應該把心放寬些才是，少奶奶不過一時糊塗，停一會就回來啦！

趙太太 她還能回來？哼，別那樣想啦，我知道，我清楚的知道，他是不能回來的！（生氣極了）這狠心的表子，她的心是鐵打的，多麼硬的心呀，福兒的哭叫，她不想一想嗎？就這樣跑了！啊，她的心多麼狠多麼毒，她想把我家害死的！

劉媽 太太躺下睡一會吧

趙太太 你不用管我，你去照看着福兒吧，啊，別驚醒他，醒來又好找那賤東西

噫！

劉媽 太太，那些東西不用整理了嗎？

趙太太 啊，煩死我了，誰知道今天還走不走呢？

劉媽 大若今天走不下吧，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把少奶奶找回來呢！

趙太太 好好的事，叫她這一鬧，就一切都完了，啊，氣死我了，氣死在外邊吧

劉媽 太太別太傷心了吧。

趙太太 你去看着福兒吧。

（劉媽走進內室，趙太太在用手巾揩淚，她氣得哭了的。）

士芬 （恐懼地走進來）媽啊！

趙太太 （不理她一會兒，兇狠地罵）你這死了頭，給我死在外面好啦，你還知

道回來啊！

士芬（反抗的）你光會對我使威風！

趙太太 好，我叫你這死東西嘴硬！看我不打死你！（停了會）連你也撒野啦，你給我滾出去！

士芬（不動，暗泣着）

趙太太 給我滾出去，你們這算都大了，硬了翅膀啦，會死在外面放風，會偷着逃！是有本事的給我死在外面，你還知道回來，回來就得受我這套威風！

士芬（哭聲）我也沒惹着你！

趙太太 你沒有惹着我？哼，我可惹着你啦，我就要惹着你，看麻煩了吧！

士芬（不動的暗泣着，用眼角瞅着趙太太一眼又低下頭）

趙太太 你給我死在那里，你會嘔氣啦！我供養你這麼大了，你會嘔氣啦！你這死丫頭，等長大了還不知是塊什麼料啦！

士芬（慢慢地移動着，向內室走去，靠近些趙太太了，恐懼地不動了，斜視着

偷看着。)

趙太太 (身子向前一伸，一把揪住土用力推拉) 再給我嘔氣不？你這死不了的，你快死了吧，你恨死我了！

士芬 (很尖銳的叫喊着，掙扎着身子)

趙太太 用手握住士芬的嘴) 閉死你的縫嘴，閉死了沒有？

士芬 (掙扎着逃出來) 你要癩死我！

趙太太 我就要癩死你，福兒剛睡着，你給我吵醒了他，看我不剝掉你的皮！

士芬 (低聲哭泣着)

趙太太 我叫你給我哭死，你給嘔氣！

劉媽 (手里拿着一包襪從內室悲愁的走上，向趙太太) 太太別這樣了，是多大的孩子，值得這樣生氣，太太有病還沒好，氣壞了自己怎麼好啊！

趙太太 唉，我想來，我們這樣人家，這算到了頭啦，那死不要臉的被子，要把

我們老老少少都氣死，有一個不死，她就不稱心的！

劉媽 太太想開些吧，到這個時候，也只有你老人家穩住了些心，把事情看開了些，等少奶奶一回來，不又是很圓滿的日子媽？

趙太太 那婊子老婆，她還能回來？現在不知在怎樣快活啦，跟着人跑啦，丟死人啦啊！

劉媽 太太，你快別這樣生氣吧，你若老這個樣子，叫老爺回來一看，不是更難過嗎？

趙太太 啊，那個老東西，向後也別想有臉見朋友啦，誰不知道，趙某人的媳婦跟着一個野男人跑來，想一想，這够多麼丟臉啊！

劉媽 太太，你的心眼太窄了，剛是一會兒的事，誰就能這麼快就知道了呢？

趙太太 你別以爲我不知道，現在左右的人，那一個不知道這樁好事？

劉媽 太太，他們知道了有什麼關係？反正，我們的少奶奶爲了殺日本鬼子才這

樣哩！

趙太太 殺日本鬼子？就她那樣，瘦的小雞一個樣跑都不快，還想殺鬼子？

劉媽 （傷感的落淚）少奶奶也可憐了，不吃飯不睡覺，半夜里哭……

趙太太 哭，她哭什麼？哭死！

劉媽 自從二小少爺死去，她更哭得厲害啦！

趙太太 （激動的）劉媽，你別騙我啦，哼，壽兒活着的時候兒，她在我眼前有

一點點，是顯出她是愛她的孩子來嗎？沒有，簡直還沒有一個不相干的，

看見那樣可愛的孩子顯出的愛來！她哭，是哭死，她還有必要哭孩子？

劉媽 太太，你這是在氣極的話啊！

趙太太 這婊子老婆，她真傷透我的心了！我說老實話，她回來我也不要她，是

有志氣的，給我死在外面！相她那樣的妖精，有的是，我有兒子還怕沒有

媳婦嗎？

劉媽 是的，少爺那樣本事人，能駕飛機的本事人，什麼樣的媳婦聚不上？可是少奶奶也很好啊，有學識，又漂亮，也還年輕——

趙太太 像她那樣的人物，我們趙家可以娶上一百個，這死沒有廉恥的，會偷着跑？哼，她算有本事，她狠毒的要毀了，我全家！

（福兒在內室哭叫一聲「媽呀」，把趙太太的話打斷，忙用手式叫劉媽進去看護看，劉媽怕的不得走進內室，福兒沒有叫第二聲又睡着了，）

士芬 （很遲緩的走向內室，睨着趙太太）

趙太太 （把劉媽拿進的包袱遞給她）死進去！（怒聲）告訴你，若是吵醒了福兒，我叫你死給我看！

士芬 （莫奈何的接着包袱，不動）

趙太太 給我死進去！

士芬 （遲緩的走進去）

（希哲，沒精神地從外屋走進，手里拿着一捲報紙，望了一眼趙太太，坐在公事桌旁邊的椅子上。）

趙太太 罷父親呢？

希哲 （嘆氣着，哭喪着那臉）到別處去了。

趙太太 到那里去了？唉——

希哲 （低頭看報紙樣）唉！

趙太太 這樣熱的天氣，那麼大的年紀了，爲這死不要臉的樣子跑來跑去！唉，

您爹自己不知道在怎麼的上火啦，這丟人的事，啊，你沒有勸一勸您爹？

希哲 我勸過的，我對他講的很明白，這事情不是自己生氣，自己難過就可以解

決的，自己的身體還得自己來愛護，別人既不體諒，爲什麼還像子似的生

氣呢？把自己煞煎病了，不是只有自己遭罪嗎？

趙太太 恐怕那老冤家不肯聽你勸呢！

希哲 他聽的！

趙太太 哼，他聽的，我簡直放不下這個心！

希哲 你也別傻了，把你熬煎病了，我們不就更吃虧嗎？想一想，惠英嫂若是對你們兩位老人，多少有一點兒的顧惜，咱不提什麼孝心的話，她是決不能沒有這種行動，這種規外行動！

趙太太 她的心狠毒極啦，很不能我們全家都死給她看，她多很毒啊，在這樣大熱的天，給我和你爹這樣大的刺激，不是存心要氣死我們，存心要急死我們？

希哲 （把報紙丟下，激動地）那麼你們兩位老人，就這樣上她的圈套，在這樣大熱的天氣，因她的偷跑而生氣焦急嗎？

趙太太 她的心多麼狠毒啊，就是不管兩個老東西的死活光知道自己跟野男人跑去快活吧，但是，福兒，這是她已親生養的，她也不想，這孩子在這大

熱天里哭着找不到她，是多麼殘忍的情景嗎？

希哲 最毒莫過婦人心，這話真不假！（停了停）想開些了吧，她既然這樣殘酷

沒有人情了，活苦來中她毒計把自己熬煎呢？別傻了！

趙太太 唉！（喘了口長氣）我不過替你爸着急，在這大熱天，老頭子跑這跑那

，又生氣又害累，若是有個好歹，這樣子，她死也得不到好死！

希哲 近來傳染病又這麼厲害，真是叫人恨死她了！

趙太太 看，你口口聲聲勸別人，你倒焦急起來啦！

希哲 我倒沒有什麼的，（走動着）她若是不鬧這一場，今天我們不是往蘭州去

了嗎？

趙太太 你別焦急了吧，我們不過晚走一天就是了！

希哲 晚走一天？還不知道要晚走幾天啦！

趙太太 你放心，找到她也好，找不到她也好，我們不能因為她就不去蘭州的！

希哲 說是這麼說，事情不能這樣樂觀啊！

趙太太 我已經下了決心，拿定了主張，找到她也好，找不到她也好，明天我們去我們的蘭州！

希哲 近來常有警報，我們雖然有防毒面具了，可是我們沒有避飛機的地下室，萬一轟炸起來，不是白白地送死嗎？

趙太太 你爹是老東西，有時就叫人不能可憐他！就拿地下室這件事說吧，他就認爲日本鬼子不能來轟炸，說什麼此地沒有值得轟炸的房屋，光去買了那麼些防毒面具，說什麼日本鬼子要用毒瓦斯，毒菌彈，來殺毒我們，他還有的是道理哩！

希哲 啊，一天天提心吊胆的混下去，痛苦極了！

趙太太 你別焦急，我們明天就走，高低明天走就是！

希哲 傳染病這麼多，我們也該注射預防瘟疫病的藥針，惠英嫂子反對，爸就不

接受我的意見！

趙太太 攪爸那東西，就是這樣，把這不要臉的婊子，當着了好人！也好，她今

天的偷跑，給那老東西一個教訓！

希哲 （從窗向外望）天氣這樣熱，到如今還不回來！

趙太太 桌子上的茶是才泡的，你喝茶吧。

希哲 （倒茶，讓趙太太）你喝吧。

趙太太 我不喝。

希哲 （自喝着）這茶還不錯哩。

趙太太 那是福兒他爸稍的，若不是我們預備去蘭州，還忘記從箱子里拿出來喝的。

希哲 東西都整理好了嗎。

趙太太 差不多都整理好了，不值錢的都不帶，一共二十三件。

希哲 路上可麻煩着哩！

趙太太 都交給聽差的，我們不親身帶。

希哲 唔，是的。若是自己帶，那才麻煩啦。

趙太太 我們光走一個空身人，多少帶一點隨身用得着的東西就行了。

希哲 多少帶幾件也行，我照看着。

趙太太 這回幸虧有你陪着，假使沒有你，光是女人出門，那才不容易啊！

希哲 （得意着，哭喪的臉有點笑意）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趙太太 你累了，來躺躺吧，（讓床舖）躺躺吧！

希哲 不用，我不累，今天沒有走多少路，母親昨夜沒有睡覺，你閉閉眼吧。

趙太太 我不困，你去找她找了幾家？

希哲 四五家，凡是惠英常去的地方，我都去找了，都說惠英沒有去過！

趙太太 不是誰藏她來了？

希哲 不敢吧，誰不知我爹的聲譽，藏起來的話，不是得吃官事嗎？

趙太太 不要理這個死不要臉的婊子吧，找到她也好，找不到她也好，我們明天走我們的！

（福兒在內室又喊叫「媽媽呀」「媽媽呀」趙太太和希哲都動也不動傾聽着，一會兒沒有動靜了，士芬從內室走出來，向希哲走去）

希哲 （向士芬）醒來了嗎？

士芬 又睡着了。

希哲 啊，事情恐怕要糟糕啊！

趙太太 （興奮地）能不能是跟着男人跑了？

希哲 （痛苦的哭喪着臉）啊！

趙太太 不能嗎？

希哲 不知道他有沒有男朋友，有嗎？

趙太太 沒有留他的心！上回來我們這里住了三四天的那個馬——

希哲 馬——

趙太太 那個馬和你也認識的，是不是？

希哲 認識是認識，那小子挺混蛋的！

士芬 有一次，我看見——

希哲 怎麼的？

士芬 那姓馬的對我嬉笑！

希哲 笑，笑什麼？

趙太太 不過那個姓馬對誰都愛笑呢！

希哲 總之那小子很混蛋，恐怕……！！

趙太太 跟他有？

希哲 有一天夜里他對惠英說了許多騙人的話——

趙太太 你怎麼聽見的？

希哲 不，當我的面。

趙太太 唔，當你的面，胆真大！

希哲 他，那馬小子說，掙戰不分男女老少呀，爲了民族應當犧牲呀，在家庭死呆着是死路一條呀，應當去受訓呀……

趙太太 就這樣被他驅着了！

希哲 有一次——

趙太太 你說了吧，反正是她已經偷跑了——

希哲 惠英對我說，福兒的爸，爲國家拚命，說不定什麼時候——

趙太太 這很心的樣子呀，沒有錯兒，她是找那個姓馬的去了，她怕福兒的爸那一天有個好歹，所以就先去找男人了，啊，這很毒的東西啊！

士芬 媽，你忘了我哥上次回來的時候，她不讓我哥哥走，白日黑夜哭鬧……

希哲 事情恐怕要糟糕啊！

趙太太 去控告那姓馮的，槍斃這一對！

希哲 沒有證據不能亂來，沒有證據的事不能亂來，要經過法律，非有真憑實據不行！

趙太太 啊，丟死人啦！

希哲 沒有證據就是誣賴，比方蕙英嫂子對我有仇，她誣賴我！

趙太太 她自己不正氣，倒誣賴你？

希哲 我是比方說，（哭喪的臉紅了）她不至於那樣沒有良心的，無端污辱我的吧！

士芬 嫂子的心可挺很毒的！

趙太太 那死婊子，說不準被你爸捉回來，要滿嘴胡說一氣啦！

希哲 唉，從上次在花園吵了一次，她就時常暗地罵我，我沒有對你說，我几次都忍耐了！

趙太太 你放心，有我在，她血口噴人也是不行的，她是什麼人，現在偷着跑了，不都證明着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嗎？

（福兒在內室哭喊起來了，媽呀媽呀的叫喊着，趙太太和希哲兩人因哭聲的高低而在臉孔上現出不同的焦愁的心情來，）

希哲 啊，這孩子，怎麼辦啊！

趙太太 （嘆氣）啊，只要孩子哭起來，我恨她恨的要一刀殺死她！這死婊子，她給我這個刑罰，該天打互雷轟的死老婆啊！

希哲 （向內室）劉媽，把福兒抱來吧！（焦愁地來回走，從窗向外望着，）

（劉媽，抱着哭叫的福兒進來，劉媽累得滿臉是汗，福兒哭得滿臉是淚汗，趙太太急得什麼似的，上前去抱福兒，因為福兒的手腳動彈着，險些兒她弄倒了，還是希哲男子漢有力量，雖然有病的，一下子把福兒抱住了放在牀上，哭叫的聲音，媽呀媽呀的直嗓子叫，劉媽竟立在旁邊流淚了，）

趙太太（以手撫摸福兒的頭）好孩子，別哭了吧！

福兒（哭叫着）我要……我……的……媽呀，……媽呀……。

（士芬從外門走了去）

趙太太（叫士芬）你滾出去做什麼？士芬，來跟福兒玩！

福兒 不要姑姑呀……我……要要媽……媽呀！

希哲 福兒，媽來了！

福兒（知道受騙了）媽啊，媽……媽媽呀……啊……

士芬（拿着一個小白兔子來，放在福兒跟前，）你看，喲，小兔子，好玩吧！

趙太太 對啦。你看小兔多好，小兔子不哭。

福兒（哭聲低了些了，有意無意的用手摸小兔子的耳朵。

（士芬又跑出去了）

劉媽（苦笑着）啊，少奶奶快回來吧，看孩子哭成個淚人了，啊多麼可憐啊！

福兒（又是一陣子哭叫）

士芬（用了竹篾子，捉來了四隻小兔子，笑着的，把小兔子一個一個地拿到牀上，小兔子們不敢動的轉動着長耳朵的頭。）

趙太太 對啦，福兒你看，够不够？五個小兔子都來啦，起來跟牠們玩吧！

希哲（走過來，摸着一隻兔子）看，這個小兔子笑啦，看，小兔子笑啦。

福兒（又喊叫）我要媽媽啊，（哭叫着）媽……媽媽呀……

趙太太 你看，小兔子笑你啦。

希哲 好孩子不好哭，看小兔子笑你啦，（拿着一隻兔子靠近福兒的臉旁，）看，兔子笑你啦。

福兒（仍是哭叫着）我要媽媽啊，（好像被殺的豬叫似的）媽媽呀……，媽媽

啊……

趙太太（生氣地）你哭死了吧！

希哲（仍然擎着小兔子在福兒的臉旁搖幌着）別哭啦，媽媽就來啦。

福兒（仍然哭喊着，從希哲手里奪下兔子來，用力摔向地下。）

希哲（哭喪的臉氣得紅了，紫了，從地拾起摔死的小兔子來，細看着，）唉，

你這孩子！

福兒（又要照樣摔死其餘的兔子）

趙太太（阻止着福兒，向士芬）快裝進簍子吧，都要摔死啦！

士芬（很快的一隻一隻地都裝着）送回花園去嗎？

趙太太 你看辦吧。

（士芬提着一簍子兔子就要走。）

希哲（向士芬）把這個死的也拿去吧

（士芬從希哲手里接過死兔子，拿着看着走了。）

（福兒一陣高聲一陣低聲的哭着，趙太太沒有辦法的焦急着，劉媽媽站在旁

邊流淚同情着，希哲在焦急的神情看報着。

劉媽 啊，想媽媽的孩子，多麼可憐啊！

希哲 可憐……

趙太太 這都是狠毒的婦人幹的事！

劉媽 啊可哭壞了孩子啦！

希哲 可憐的事情多着啦，這幾天，敵人的飛機，不斷地轟炸廣州，轟炸鄭州，轟炸武漢，成千成萬的人，炸掉頭，炸破肚子，炸斷手脚，一片片的大樓倒了，到處是火，滿天是煙，沒有炸死的孩子哭叫炸死的媽媽，炸成肉漿的丈夫旁邊是一個炸斷腳的妻子在叫喊，這情景才够可憐啦！

劉媽 啊，我想起我逃出來的時候，我……我……

希哲 （叱責她）說些那個做什麼用？

劉媽 （流淚着）

（在福兒一陣聲嘶力竭的哭喊着「媽媽呀」，「媽媽呀」的哀叫聲中，趙仁堂同惠英從外面走進來，趙仁堂滿臉是汗，十分疲倦樣，惠英更是萬分憔悴的，沒精打神的低着頭，呆立着，趙太太有了威嚴了，當婆婆要嚴為懲辦不名譽逃走的媳婦那種威嚴神氣，希哲在哭喪的臉上掛上了慚愧恐懼的一層皮，劉媽驚喜着，士芬顯出看不起的神氣，只有福兒，從牀上跳下來，一下子撲上了惠英，大哭起來。）

趙太太（罵着福兒）這可死吧，給我哭死了吧！

（劉媽倒了杯茶給趙仁堂，也倒杯茶給惠英，她表示不喝推了推，劉媽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又回到內室的門旁站着）

趙仁堂（向福兒別哭啊，媽媽不是回來了嗎？

趙太太 爲什麼別哭啦，給我哭，哭個痛快，哭個死，哭個家破人亡！

劉媽 少奶奶已經回來了，老太太快不要生氣啦，老爺累了吧，驢騎休息休息吧

趙太太（向福兒）給我哭呀，用力哭，你哭死了，看有沒有入痛你，這狠毒的東西，不知好及的東西，還不去死了的東西！

趙仁堂（上前把福兒拉過去，用手巾給揩着淚）福兒，你惹奶奶生氣來？

福兒（看着爺爺，看向奶奶，看向希哲，看着自己的媽！孩子的臉上有了解意

）。

趙仁堂 福兒，給奶奶行個禮，看奶奶氣的那樣吧，（推福兒），又按着他的頭，看，福兒給你行禮啦，

趙太太（依然殺氣兇兇）我不要再這樣相！

福兒（又跑到惠英身邊）媽啊，你上那里啦。

惠英（母愛的撫摸着孩子的頭，暗泣着的淚珠兒落在福兒的頭上，）

福兒（親熱的望着她的母親惠英）

（趙仁堂用手暗示趙太太不要發癡氣，希哲走動着，劉媽又給仁堂倒了茶，再給惠英茶，她又拒絕了，）

希哲 大家都不要走極端，有話慢慢說——

劉媽 （苦笑着）這樣大熱的天都是自己的人，快都不要生氣吧、瘟疫這樣多，不論是老爺，是太太或是少奶奶，病了一個，都不是不好嗎？

（大家沉點着，福兒，孩子的眼，在轉動的頭上巡視着爺爺，奶奶，希哲，最後是他的媽媽惠英，）

趙太太 你存的什麼心，你要把我們這一家子的人，都給毀啦，看你是多麼狠毒啊！

（一停之後）在這樣大熱的天氣，你爸爸和希哲，這裡那里的找你！你若多少有點孝心，你決不能狠心的做出這種事，丟人的事，來磨折我們的

（一停之後）你的心簡直是鐵打的，不是肉長的人心，你也該想一想，老的死活你不管，爲你狠不能老的都死光，倒地方給你好方便，那麼，福兒是你生養的，孩子死去活來的哭叫找你，也不能使你軟一軟心腸嗎？

（一停之後）你的心腸是多麼毒辣，親生的孩子福兒，都不能感動你！我看的很明白，你不光希望我們這兩塊老肉死去，免得碍你事，你也希望福兒快死去、說屈了你嗎？

惠英
（抽泣着）

趙太太 一點沒有屈枉你！啊，壽兒，是什麼樣的一個孩子，你成天价咒着死活，果然，壽兒就死了，遂了你的心願！

劉媽 老太太少說幾句吧！

趙太太 壽兒，（哭聲）是怎麼死的？我看是你害的他——你，你成天你价裝瘋，不知道你存的什麼心！你以爲我是傻子嗎？我不傻，我不糊塗，我裝傻裝

糊塗，你以爲你可騙着這兩個老東西啦，哈哈，你那些事，我一清二楚的知道，你做得好事呀！

（一停之後）不用說別的，壽兒，什麼樣的孩子啊，連鄰舍人家都哭，不割惜的，但是你呢？你，你真一半假一半的哭上兩三聲，一會兒沒有事啦，可不是嗎，孩子累贅你，死一個少一個，正合了你的意，正合了你的意！

劉媽 太太少說几句氣話吧！

趙太太 氣話，這是少奶奶的心里話！你希望福兒也快死了，死了你更乾淨了，那時你可以自由了，說什麼去受訓，說什麼到前綫殺鬼子去，別騙人啦，你的那些事我都知道啊！

（一停之後）福兒不死，也是一時沒有方法弄死，於是你急了，反對去蘭州呀，不贊成逃往呀，怎麼樣？我們今天就要往蘭州去啦，你反對逃往的人，倒逃得快，獨個兒走了！

（一停之後）到底你念過書，上過大學，也教過書，心眼兒多，辦事有計劃，明明是找野男人，却不那樣說，是光明正大的，說別人是漢奸，罵別人亡國奴，怎麼樣呢？去找情人逃走了！

惠英（憤恨極，欲表白又止住了）

趙太太 你不贊逃，不贊成跟我們這些礙眼的臭內逃高興跟那個——情人逃的！

（一停之後）到前綫呀，殺日本鬼子呀，這多漂亮，顯出自己是戰士，是英雄！但是，怎麼樣呢？你去殺了幾個日本鬼子？告訴你，你不是要殺日本鬼子，你在替日本鬼殺我們，你要毀了我們這一家，老老小小的都險些兒叫你氣死啦！

（一停之後）你要到前綫去，爲什麼又回來了，說穿了吧，是去會愛人的，會着了嗎？

惠英（憤恨極了，一下子跪向趙太太，悲哭着。）

趙太太 噢，你要跟我嘔氣嗎？

福兒（大哭着。拉惠英）

惠英 媽，你殺了我吧！

趙太太 我敢殺你嗎？

趙仁堂（怒髮衝冠的）啊，你們要把我氣死嗎？

惠英（向趙仁堂，極悲憤的）爸爸，你殺死我了，你殺死我了！

趙太太 你在撒野，你要氣死我們！

惠英 媽，你說的那些，全是真的，我殺了壽兒，我要殺了福兒，我也要毒死你們兩位老人，這都是真的，媽，你知道的很詳細，啊，我不能活了，你們殺了我吧呀……大着）

（劉媽勸拉着惠英，一陣子拉拉扯扯，好容易扶起惠英來，福兒也停止了哭）

趙仁堂

前綫打得這樣激烈，敵人每天十架二十架五十架六十架的飛機在轟炸廣州，鄭州，武漢，趁着此地還沒有敵機轟炸的時候，叫你們到蘭州去！這樣爲你們計劃着，你們都不滿足！

劉媽

老爺快別生氣了，

趙仁堂

我爲你們打算，你們可不爲我打算，在今天就要走啦，又來這一套，

（停了會）日本飛機快來轟炸吧，咱們都死了好啦還有個好嗎？

（哭聲）眼見此地就不保險，我可不能走，我只有死守在這里！爲你們打算得這樣周到，按理應該感激我，不忍心離開我呀，可是，你們倒給我這麼一個罪受，我不知是有什麼罪還沒有遭够

惠英

爸爸我要這里跟你做伴呀，你不讓，我有什麼辦法呢？

趙仁堂

你的心是好的吧，福兒不是得人照料嗎？你媽那樣大的年紀又有病，不得你跟着看着嗎？

（停了會）撞圍的電報局長在前次吃緊時逃了，後來免職查辦，所以，將來此地無論怎樣吃緊我只有死在這裡！我只有死在這裡，我高興嗎？爲你們這樣打算那樣計劃，是對不起你們嗎？

趙太太 你死在這裡，活該，有誰領你的情！

趙仁堂 將來此地就是失陷了，官家還不淮退，好，我只好死吧，試想一想，福兒的爸是中國的空軍戰鬥員士蘭也在前線上，死東西不聲話不回來！這些情形，漢奸一報告給敵人，我不是得死嗎？

趙太太 我們死在這裡好！

希哲 都安靜下來吧，這樣子動感情，有什麼用呢？我們若是都不想活了，我們就都氣死了！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平心靜氣想一想，都會自己後悔的，犯什麼錯誤，只要勇於悔過，不就什麼事都好辦了嗎？

惠英 平心靜氣想了的——最好每一個人，都要平心靜氣想一想！

趙太太 你沒有錯過，錯過都是別人，是我，是你爸，是希哲，是福兒！

惠英 爸爸，你爲我們這樣安排，若是一個沒有天良的人，他才不痛心難過的！

趙太太 你有良心，偷着跟人跑了，這就是你有良心！

惠英（哀求地）媽，你老人家靜一靜，請你聽我幾句話吧！（揩着淚）

趙太太 我聽你的？你作出這丟臉的好事，還叫我聽你的，我不想殺日本鬼子，

我也不想上前綫！

惠英（一句一句地，哭聲的剖白着）爸爸，你說的對，你不能離開這裏，無論

此地怎樣吃緊，你只有死守着里，不然的話，潼關上次吃緊時電報局長是

個例子，因爲逃避砲轟，落了個撤職查辦！無論如何，爸爸只有像軍隊一

樣的死守陣地，或者是戰略的撤退，沒有個人的自由，沒有法子光顧個人

的幸福！

（停了會）或者如我們所想像的，敵人對爸爸這樣的機關，不會對待爸爸

有什麼殘酷行動，可是福兒的爸是中國空軍的戰鬥員，士蘭也在前綫工作了，姑爺在北平時候，是反日主要分子，雖然現在——

希哲（得意的注意着下文）

惠英 這一切的事實，都充分的表現了，是跟敵人勢不兩立！只有一經漢奸的報告，再經敵人的調查，父親將要受到什麼待遇，不是很明顯的嗎？

趙太太 所以你看透我們這家人，將來一定家破人亡的，你就——

趙仁堂（怒視着趙太太）你——

惠英 媽，請你聽我說完了話吧！（悲憤）爸爸，福兒的爸爸，已經把生命獻給國家了，爸爸你，爲了責任，將求也要冒很多很大的險！爸爸，你想，我媽和我，能不顧你的安全不安全就只圖保全個人的生命，逃往蘭州嗎？我媽和我，能不管福兒的爸爸有危險沒有危險，先自己逃往蘭州去嗎？

趙太太 說的不錯，可就光辦不要臉的事！

（一時沉默着，趙仁堂頗受激動了）

希哲 惠英嫂子的話是很對了！

惠英 只有我的話是說對了，可是做起來，就全不對了，是吧？

希哲 嫂子你的神經受刺激太甚，我現在向你解釋一下，希望你聽我說完了吧，

（鼓起精神）福兒，把生命獻給國家了，雖然很有成爲烈士殉國的可能，但我們也不必太悲觀了，以爲將來很難能大家歡聚在一堂，不要這樣悲觀的！

（一停之後）再呢，爸爸爲了職責所在，爲公爲私都不能跟我們一同在今天就往蘭州去的，可是，（向趙仁堂）爸爸你不是打算最近要辭職嗎？

趙仁堂 （點頭承認）

希哲 爸爸辭掉了職責以後再去蘭州，我們在蘭州作一個小的團圓！

趙太太 打電報給士蘭說我病重，追她去蘭州！

惠英 (談話) 這樣就大家在蘭州來一個大團圓了？

希哲 將來抗戰勝利，福兒的爸爸凱旋歸來時，那才是大團圓啦！

惠英 不客氣的對你說了吧，你在做夢，姑爺在做團圓夢，也可以說，你在做無恥的夢！

趙太太 (生氣) 怎麼，你又要撒野？

惠英 我沒有撒野，我不過不那樣無恥就是了

希哲 (向趙太太) 母親別動感情，大家平心靜氣談個明白，免得都不痛快啊！

惠英 爸爸，你辭職，在時局緊張的時候來辭職，恐怕辭不掉職，倒惹了許多不方便吧！只要父親不能像我們一樣逃到蘭州，我是不離開爸爸的！

趙太太 聽你的話，可真孝順極了，若是沒有今天的偷逃，誰也會相信你的！

惠英 說到福兒的爸，我個人是相信他能在抗戰勝利的時候凱旋回來，可是——
(注視着希哲，又注視着趙仁堂) 可是，姑爺，昨夜十二點以後，你還扯

着我談這談那，你說，在敵人的飛機炸彈未有炸死我們以前，我們講國家民族，論夫妻兒女，一旦炸彈來了，什麼都完啦，說什麼父母兒女，說什麼你的我的，說什麼士蘭太糊塗啦，說什麼趁着未死以前，我們青年人痛快的享樂享樂吧！

趙仁堂（傾聽着，注視着希哲）

希哲 這是因爲你，你不是請我在老太太面前，替你說情允許你出去受訓的嗎？我看你的意志很堅決，就想說服你，因爲你有點濶，你那到前綫去的意志有點濶，所以勸你對抗戰一事何必太認真呢？告訴你，這也是老太太叫我勸你的啊！

趙太太 勸你也是好意，你——

希哲 因此，你把我當漢奸啦！（哭喪的臉苦笑了一下）我還要對你說，抗戰是長期的，你有抗戰的意志那很好呀，可是你今天的走，我也不說你偷跑，

這個行動對嗎？你自己想一想，你是多麼錯誤啊！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目的是破壞我們的家庭，消滅我們的戰鬥力，想使我們屈服了牠的，你的走，我也不說你是偷跑，若是你今天不回來，請想一想，恐怕福兒要哭死了，兩位老人也要氣病了，結果是家破人亡！

（一停之後）你的走，我不說你是偷跑了，結果是家破人亡，我們國家現在不是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轟炸得家破人亡嗎？

惠英 我明白了，我這不名譽的走，乾脆點說，我這丟人的偷跑，好像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了！

希哲 只要你平心靜氣想一想，你會明白；將來福兒的爸聽到家破人亡的消息後，會使他沒有心情抗戰的，這等於什麼呢？——很簡單的道理，等於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力殲滅我們的戰鬥一樣——

惠英 我明白了，我的偷走，會使這一家人家破人亡，會使福兒的爸不能安心抗

戰，所以，我是漢奸，我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

趙太太（生氣）怎麼，希哲在我們這里住几天，你爲什麼處處表示不高興？

劉媽 少奶奶少說幾句吧！

趙太太 我對你說了吧，我要養活希哲，他是我的女婿，拿他比兒子還親，你能怎樣？

趙仁堂 惠英，你自己想一想，你今天若不是我從車上把你拉下，將來福兒的爸爸知道了，你這種到前綫上或去受訓的走法，福兒的爸爸會同情你，他能原諒你嗎？

惠英（向希哲）你昨夜對我說，說中國空軍比日本的差多了，報紙上的勝利都是假的你的意思，對福兒的爸爸的生命，抱絕望的悲觀，今天你又說福兒的爸爸有凱旋歸來的可能，你前後的話，都是什麼意思呢？

希哲 我……（紅了的哭喪臉差點兒哭了出來）

惠英 士蘭不回來，你難過！你鼓動爸爸，說抗戰必敗呀，此地必被轟炸呀，

勸我不必到前綫，何必受訓呀，勸我馬馬虎虎的只要高興就可以享樂呀，

啊，我不明白，你是存什麼心，你在對我打的什麼主意，哼——

希哲 你——你污辱我！

趙太太 我這老糊塗，我才明白，你自己不要臉要跟人跑，跑不成了，倒來家血

口噴人啦！

惠英 我跟人跑？我若跟人跑才不會有今天的事，早就很順當的坐上汽車走了

呀！

趙太太 你這不要臉的，還這樣想把希哲攆走了嗎？啊，你的心多麼毒辣啊，血

口噴人！

趙仁堂 你的神經錯亂了，你說些什麼啊，我真不明白，你說的什麼話！

（溫樹德上），

「福兒 姨姨來啦，

溫樹德（向大家行禮）你們不是今天走嗎？

惠英（苦笑着）不走啦！

溫樹德 這時候，逃到那里是安全？

趙太太 我們有兩個人，福兒的爸和他姑，都在前綫，爲國家拚命的，還對不起我們的國家嗎？

溫樹德 老太太別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說，我們逃到那里，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不會去轟炸呢？

趙仁堂 逃到那里算那里，逃一天算一天！

溫樹德這倒好，能逃還是逃！我們都是東北人，現在你們從西北又逃了！你們還

不走嗎？街上停的汽車不是你們預備的嗎？

趙仁堂 啊，汽車早來了！

溫樹德 我以為你們走了，還送着啦！

趙仁堂 走，拿東西吧！

（汽車叫）

（趙太太，劉媽，希哲士芬相繼走進內室）

趙仁堂 （向惠英）好孩子，你的孝心我是知道！

惠英 爸，為你為福兒的爸，為我們是東北人，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為公為私，我們能這樣的逃嗎？啊，爸爸，你讓我留在這兒吧！

趙仁堂 你必需走，和你們母親去收拾東西吧！（向外走）這些東西，車早來了都不進來告訴聲！

惠英 （向溫樹德我真不願不走？

溫樹德 不願走什麼走呢！

惠英 啊，你說這樣的話？啊——！

（兩人苦笑着，趙仁堂重進來，拉着福兒走，外面汽車叫，惠英跟滿樹德也走向外面）

（幕）

第二幕

時間：

中原大會戰的前後

地點：蘭州

人物：

趙太太

孫希哲

李惠英

趙英武——趙太太的兒子，惠英的丈夫，空中戰士
福兒——已經上學了。

布景：

這是惠英的臥室。

對舞台面是很大的玻璃窗，靠窗放一書桌，上置各種文具，桌子右方是臉盆架，左方是書架，靠書架是福兒的牀，靠臉盆架是惠英的牀，牀的下端有通趙太太臥室的門，在福兒的牀鋪牆壁上，掛着中國地圖。

惠英
（面對着窗背對着觀衆在桌子看書；一會兒，起立，拿着一本書走着，一會兒，拿着書躺在牀上了）；

希哲
（悄悄地溜進頭來，走來了，微笑着，做鬼臉）。

惠英
（覺察着，丟下書爬起來）是你——

希哲
是我——

惠英
姑爺請坐吧，（拉書桌下的椅子）

希哲
（哭喪的臉，苦笑着）你——（嘆了口氣）唉！

惠英
我怎麼啦？又那地方不對你意？

希哲
（反感的）這是什麼話，怎麼你能有什麼地方不對我的意？這簡直笑話！

惠英 笑話？是的，這簡直是笑話！（把牀上的書拿在手裏看了看，拋上書桌）
老太太呢？

希哲 睡着了，

惠英 唉，老太太太可憐了，整天價哭，哭到幾時才好呢？真沒有辦法，愁死了人！

希哲 整天價哭，眼都哭瞎了，不信看，早早晚晚是哭死，這就叫做哭死！

惠英 好像昨夜哭了一夜，你沒聽着？

希哲 唉，沒聽見？吵了我一夜沒有睡！大聲哭，小聲哭，大聲哭够了小聲哭，小聲哭够了大聲哭，討厭死了，我感到有些討厭，你呢？

惠英 我嗎？哼，我——

希哲 說良心話，他老人家待我很不錯，我不該討厭她，不過，整天價哭，哭個什麼勁呢？

惠英 這也難怪她，福兒的爺不能來，那附近的戰事又那麼吃緊，又是多日沒有信了，所以她哭！

希哲 好，哭吧，看她哭出個什麼結果來！

惠英 士蘭一向就沒有信，是凶是吉，是真不敢想的，女兒那麼大，不在身邊，還是在前線上，她老人家又恨又掛牽着，所以她哭！

希哲 好，使勁的哭吧，哭死也不會有個辦法！我從前還常常勸她，現在，我一聽見那哭聲，心中就煩，說良心話，我討厭極了！

惠英 雖然你討厭她，她老人家可不討厭你呢！還是從前一樣的真心意待你，掛着你吃的，不放心你穿的，怕你飢怕你餓，担心你冷担心你熱！

希哲 唉，這就使我有點難受！

惠英 這就使你有點難受？你可怪啦，從前你不是說過，老太太這樣待你，你有些慚愧，你是從心里要感激嗎？

希哲 從前，那是從前啊！

惠英 從前怎麼樣呢？

希哲 你不知道嗎？從前——可別提從前啦！

惠英 爲什麼，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

希哲 你從前不是恨着我，當着許多人面前污辱我？現在你不是——（甜蜜樣的

哭喪臉的微笑）

惠英 現在我不是什麼？

希哲 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這還用說嗎？

惠英 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也許你心明白，但我心里還不明白啊！

希哲 你不明白什麼？別裝假啦，別太不忠實，空中英雄的丈夫還沒來呀！

惠英 我並沒有想到他，什麼空中地上，什麼英雄死狗，我——

希哲 你怎樣？別裝樣了，天天夢想着空中英雄，這瞞住了我的眼？唉，空中英

雄，地上美人，幸福啊，太幸福了！可惜，空中英雄遲遲其來也，急得地上美人空想思！看，一個很美的詩句，你再聽一遍吧，聽呀：空中英雄遲遲其來也，急得地上美人空想思！

惠英 別無恥吧！

希哲 別裝正經，我並不吃醋，我也沒有干涉你去愛他呀，我干涉來嗎？老太太今天還叫我去找他哩，這老東西的哭也是想她的兒哩！

惠英 天底下也只有你，薄情的不想自己的愛人！你這死狗，士蘭待你多好，沒有結婚就叫你到她的家里養病，這證明她多麼愛你！

希哲 愛我，這樣的愛，我——

惠英 士蘭放棄個人的幸福，不顧生命的危險在戰場上，這多麼偉大啊！

希哲 偉大就偉大，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惠英 你簡直是一條死狗！

希哲 你罵我是死狗，你又污辱我！

惠英 你自己想一想，你倒底是不是一條死狗？哼，多麼無恥的一條死狗啊！

希哲 好，你罵吧！

惠英 好去告訴老太太了？

希哲 我不告訴她，我不離開你們婆媳的感情——惠英，老太太暗地恨你恨極了！

惠英 我知道！她不高興我，她希望我死，我清楚的知道，看，等她兒子回來時，你瞧她的吧！（悲憤的）你去告訴老太太我罵你是死狗吧，多給她一些對她兒子訴述我的壞處的材料，去告訴吧！

希哲 我才不告訴呢！

惠英 和上次一樣的告訴她吧！

希哲 無論怎麼說，我還有人格，我能挑撥你們婆媳的感情嗎？不能！我雖不偉

大，沒有空中英雄那樣的偉大，但我有人格，我是游擊隊戰士，我有我的人格，民族戰士的戰士格！

惠英 嚇，你簡直死狗氣十足，多無恥呀，你有人格，你有戰士格，放屁吧，別騙誰了吧，你有無恥的死狗格倒是真的！

希哲 你再罵？

惠英 我沒有罵你的勇氣，一條死狗值得，我罵嗎？

希哲 （走近書桌，拿惠英剛拋過的書）嚇，新女性論，了不得，了不得！

惠英 你等着看，先輕視着吧，至低不會度成死狗，這可請你放心！

希哲 你罵吧。

惠英 怎麼樣？

希哲 我不去找航空戰士，我不去找，他就找不到我們的住處，找不到我們的住處，就——就這樣：空中英雄遲遲其來也；急得地上美人空想思！叫這一

對兒見不了面，見不了面就空想思，空想思就——

惠英 就什麼？

希哲 就什麼？就錯過機會，錯過了機會，就永久見不了面，永久見不了面就永久空想思！

惠英 我明白你的意思，錯過了機會，說不定再一·次的空戰就死掉了！

希哲 你怕啦？

惠英 你就可以撒野的要死狗了，對不對？我告訴你，只有可憐的老太太還不清楚你，她相信你，叫你去找她的兒！

希哲 你看這股勁，我討厭死她，然而她可相信我，相信極了，你可設法！

惠英 別鬧了吧，去找一踫吧！

希哲 你說，再罵我不罵了？只要你說不罵了，我就去找，你說再不罵了！

惠英 你是死狗，你是死狗！

希哲 我才去找他呢！

惠英 我自己不是去找了一次嗎？你這死狗，老太太叫你騙死了，士蘭瞎了眼
了你！

希哲 你呢？

惠英 我嗎？我罵着死狗！我恨着死狗！我將來，我告訴你實話，我想殺掉你
死狗！

希哲 我害怕啦！

惠英 快去吧，今天見不到，還不知什麼見到他，允許房東今天交房租，你是
知道？

希哲 我當然去找，不光爲了房錢，爲了你——

惠英 好，快去吧！

希哲 空中英雄遲遲其來也，急得地上美人空想思！我告訴你，你聽不聽？

惠英 (放下剛拿到的新女性論) 說什麼呀，你真是死狗！

希哲 我講這一句詩給你聽，你聽吧，這句詩的意思太好了，空中英雄，當然是福兒的爸，遲遲其來也，就是說，你等他來，他不馬上來，不但不馬上來，反而遲延遲延的以至於不來了，那麼，地上美人，地上美人當然是你啦，急得你，地上美人你焦燥急煞的空想思，一句話：眼巴巴的等看，空中英雄的不快來，把你急死了！

惠英 那麼你該快去找他才是！

希哲 我當然去找他，並且馬上就去，但是，所以我要講給你聽，因為你不明白這句詩的意思，你聽啊！空中英雄遲遲其來也，為什麼遲遲其來呢？第一，他說不定又去空戰了，這空戰可保不定是凶是吉！若是是凶呢，就永久遲遲其來也了！急得地上美人空想思以至於終生！

惠英 我要守節！

希哲 新女性論的人還守節？空中英雄遲遲其來也，急得地上美人空想思的第二個意思，是空中英雄不高興來，討厭地上美人的，這樣看，地上美人只有守空房地乾着急的空想思了！

惠英 還有沒有了？

希哲 沒有了！

惠英 我明白你的意思！

希哲 你說給我聽！

惠英 第一，你暗示我，這還是你的老把戲了，你暗示我福兒的爸早晚是必死的

！第二，你挑撥福兒的爸跟我的愛情，你說福兒的爸有愛人啦！

希哲 你這樣想！

惠英 你叫我這樣想！你這死狗！

希哲 聰明點吧，別糊塗啦（從腰袋拿出封信來，給了惠英）你看看，我是多麼

關心你，不論你在恨我也吧，在罵我也吧！看完啦，燒了牠！

惠英 是的，快去找呀！

希哲 （上前吻惠英）我真愛你！

惠英 （反抗的）你這死狗！

希哲 還是老癩氣，唉………

惠英 （生氣的）

希哲 一月來，從來到此地，我天天提醒你，你只是不即不離的，一個月的工夫

我在空想思中熬煎着，你………

惠英 （悲憤着）去找他不去？

希哲 你爲什麼這樣糊塗呢？青年人——

（希哲又強吻着惠英，互相搏鬥了一氣，被外面的趙太太咳嗽聲衝散了）。

希哲 （戀戀不捨的，看看惠英）好，我去啦！（在門口逢見了趙太太）你沒有

睡着？

趙太太 啊，你還沒有去嗎？

希哲 我就去，（走下）

惠英 （用力鎮定着）媽，房東等會兒來了，我們怎麼對答人家？

趙太太 啊，求她緩幾天吧，你爸爸近來不寄錢來，也沒有信，真急死我了！

惠英 等福兒的爸來時，你跟他要幾個錢吧。

趙太太 唉，他能有多餘的錢嗎？

惠英 你兒那癖性你還不知道，向來是多多化，少有少化，他每月掙的錢也不

能少啦，跟他要幾個我們過日子用，放在他那裏也是攥不下，倒使他去花

天酒地，胡作胡爲！

趙太太 唉，他掙的錢也不容易啊，成天價在半天空里飛來飛去，時時刻刻在危

險中撞來衝去！（忽然想起來的）今天不是有郵局送來一封信嗎？

惠英 是的，（停了會）媽，我有話對你說！

趙太太 有話就說呀，我把住你的嘴來？

惠英 （悲哀的思索着）

趙太太 是誰來的信？那個姓馬叫你上前線去嗎？啊，你的心就不會變好啦，你也好意思的來擠我，我的眼睛早晚就爲你們哭瞎啦！

惠英 你老人家又生氣啦！

趙太太 我也想透了，我氣死了你們那一個能領情，氣死了還不是白白死了？等會福兒的爸就來了，你當着他的面給我講個明白，三日兩頭去受訓呀，四天五天要上前線呀，我聽得够够的了！今天，咱非弄個明白不可，福兒的爸叫你到東到西去，我決不攔阻你，他叫你到前綫上去，我也不反對，反正我快死的人了！

惠英 你老人家開口閉口就是那個姓馬，那個姓馬的與我有什麼相干？你可不說

一說希哲！

趙太太（動氣）希哲又怎麼啦？我以為你近來不恨人家了，你是又要找氣生吧

惠英（不放聲，從腰裏掏出兩封信，把一封很快的放進書架的一本書里，回轉來

看着另外一封）

惠英（不放聲，從腰裏掏出兩封信，把一封很快的放進，書架的一本書裏，回轉來看一看另外一封）

趙太太 我對你說了吧，希哲是我女婿，我就要養活他，我要飯吃也先要飽了他！

惠英（看看信，悲痛樣，）

趙太太 你爸一時不增錢，我們才感到不寬裕了，說是跟福兒的爸要錢，這也是你先提的，剛要用你男人掙的錢啦，你就硬了翅膀！哼，你以為我佔了

你們的光？

惠英（看看信，悲痛樣）

趙太太 你放明白點，福兒的爸是我的兒，他就是大皇帝吧，他也是我的兒！

惠英 咳，媽，你老人家就是這個樣子，福兒的爸可不是你的兒，是誰要爭你的兒，兒賴你的兒來？

趙太太 希哲又惹你啦？

惠英 不是，你老人家別發火呀！

趙太太 我對你說吧，希哲沒有錯，我要養活他，我要養活他！

惠英 爲什麼要養活他呢？

趙太太 你裝糊塗來氣我，我爲什麼要養他活他，你說我爲什麼要養活他？幸虧士蘭臨走的時候，託附了你，狠毒的你，這樣方法那樣方法，要把他攆出去，看士蘭待你多好啊，你也不當這樣的！

惠英 媽，你老人家想一想，我爸的薪水越法減低了，士蘭妹妹也不回來，也沒有信，希哲的病也養得好了……

趙太太 你不用說，我明白了！

惠英 恐怕你老人家是不明白吧！

趙太太 我的眼有點瞎，我的心還不糊塗啊！

惠英 （幾次拿信做要念給她聽，幾次終止了，悲苦樣，焦燥着，嘆氣）

趙太太 你聽着，等福兒的爸來講明白，你想用我兒子的勢力把希哲攆出去嗎？哼，叫福兒的爸領你去享福吧，我知道你的心，哼，多麼狠多麼毒呀，你有什麼方法你

儘管用吧！

惠英 媽啊，我難的要命，有話不能對你說，不是怕你老人家傷心嗎？

趙太太 你以為我會相信的嗎？我知道，你要用毒辣的方法攆走希哲，你想氣死我，你想跟福兒的爸爸享福去！

惠英 媽，你這我逼得太緊了，對你說，我爸來信說

趙太太 說什麼？不是沒有來信，怎麼有信了？

惠英 說——（又停了）

趙太太 那一封信？

惠英 就是這一封，還有那一封！

趙太太 就是這一封？你以為我真個眼瞎了？我明白的，你夾在書架上的是誰來的？

惠英 你老人家看錯了啊！

趙太太 （忍耐了點氣）我看錯了，我就是看錯了吧！念給我聽，你爸信上說的

什麼？

惠英 說是——，爸爸的意思，若是希哲身體復原了，希望他做點事情！

趙太太 這是你爸的意思？

惠英 是的！

趙太太（怒氣洶洶）是你爸的意思？別騙我了，我還猜不着你的心，你爲了今

天接到一封信，怕我問是誰給你，你造了封假信！

惠英 假信，我爲什麼要造假信？啊！

趙太太 真的是你爸來的嗎？

惠英 不相信你就找希哲看看！

趙太太 我爲什麼要找希哲看，我有兒子，我要叫我的兒子看，你以爲把封假信

給希哲一看，使希哲生氣走，達到你的目的嗎？

惠英 是不是我爸的信，我爸在信上說了什麼，你就會知道的？

趙太太（從惠英手中奪過信來）

惠英 媽，你不能給福兒的爸看！

趙太太 爲什麼不能？哼，我告訴你，你騙我瞎眼老的傷天理！

惠英 媽，你不怕傷了你兒的心嗎？

趙太太 你做假信騙我，你就不怕傷了我的心吧？

惠英 媽，信是我爸今天來的，你兒今天剛看到你，你就忍心——

趙太太 我把你的那些事都告訴他，看你再對希哲使毒害不了！

惠英 媽，別給福兒的爸看了吧，免得他難過啊！

趙太太 你把那封信，姓馬給你的那封真信給我，你給我，我就不在福兒的爸面前說什麼，把姓馬的信給我，你不給嗎？

趙太太 （外面汽車喇叭聲，兩人靜聽着，）（高興的）來了吧！

惠英 （跑了出去，馬上又折回來了）媽，他來了！

英武 （走近趙太太，）媽，你好！希哲和趙英武進來，希哲不時斜視着高興

的惠英

趙太太 （高興的流淚了，用手揩着快瞎了的紅腫眼，逼視着英武）啊，你可來

啦！

英武 啊，媽，你的眼——

趙太太 快瞎了，啊，離開了你爸，掛着他，想你妹妹，天天不放心你，唉！

英武 （斜視着惠英）唉，我不是很好的嗎？現在又在你眼前了，再別掛念了吧！

趙太太 說是不用掛，除非你守着我！（向惠英）快倒水（問英武），餓不餓？

英武 不餓，我爸爸嗎？

趙太太 還是那瘦樣子。唉，我以為我不能再看見你了，自從逃到此地，把眼毀了（惠英從外室提了瓷壺並三隻茶杯，倒一杯給趙太太，一杯給希哲，末後給英武）。

英武 （向惠英）咱媽的眼得想辦法呀！

惠英 有什麼辦法呢？爸爸不能辭掉職務來不了，士蘭妹妹在前綫沒有信，你

——你今天若不去請，還不來的——

英武 得找醫生看才好！

趙太太 只要你們都在我跟前，我就會好了，啊，你來此地很多天了嗎？

英武 才一個星期，常到別處去，只有今天才有點空，有空的時候少啊！我給爸去信問你們住在那裏，剛出去，真急死了，光知道你們逃到這裏，見不到爸的信，也不見惠英的信，真把我急死啦！

惠英 逃到這裏才一個月，起頭那幾天住旅館，好容易搬到此地，想給你信又懶得動筆，啊，咱媽眼不好，天天愁苦中熬煎！

英武 若給我信，不是早來看你們！

惠英 怎麼寫法呢？壽兒死……（哭）

英武 死了就死了——

希哲 惠英嫂很犯難，告訴你怕難過，不告訴你又不好，這也是不給你信的原

因。

趙太太 希哲在街上逢見了一個空軍談過話來，這才曉得你來了，以後惠英去找

你，希哲去找你，還好，今天找到了你！

英武 福兒呢？

趙太太 上學去了。

希哲 (看手表) 快放學了，我去叫他吧？

英武 唉，你別客氣，我隨便問一聲就是了。

趙太太 (指希哲) 這是你妹夫——

英武 惠英給我信的時候提過，今天一見到你，我就猜是經他自己一介紹，我就曉得我猜對了，(向希哲) 我們家裏逃到此地，多虧你照料！

趙太太 可不是，路上坐車住客棧，到了這裏找房子，若光是我和惠英，恐怕要

叫人騙死！

希哲 老太太未免太客氣了。

英武 不是客氣，這是實在的情形，我們都是要緊的親戚，一家人了，就互相幫忙吧，這年頭，弄到那裏是那裏，活一天是一天！

希哲 在你們府上攪擾了幾個月，太慚愧了。

英武 咳，我們都是親戚了，還用客氣嗎？我倆從前雖然不認識，可是，我們一定會做好朋友的！

趙太太 希哲不是因為有病，人家也決不能在咱家住的。來的時候，是你妹妹土蘭硬拖拉來的！

英武 （看着希哲）看外貌是很健壯，是什麼病呢？

趙太太 是肋膜炎，從前很危險，看樣子現在好些了，（向惠英）你去做飯給英武吃吧。

英武 我現在不餓！

趙太太 這兒就是我們的家，來到了家，還能不吃點飯，我們也得吃呢！

惠英 媽，做什麼飯呢？

趙太太 做什麼飯，英武要吃什麼？

英武 媽要吃什麼，就做什麼吧！

惠英 （看着英武）咱家的飯不好吃，

英武 嚇，你在說我嗎？等合我跟你算帳！

惠英 我不怕！

趙太太 做點麵條吧，按咱家的老規矩，出外的人回來吃麪條，意思用繩子拴住

腿，在家多住些日子——

希哲 （哭喪臉笑）大哥駕着飛機飛啦，拴住腿，哈哈！

趙太太 我這回決不放你走，也把士蘭追回來，大家討飯吃也死在一塊！

希哲 （惠英看着英武，戀戀不捨的樣子，希哲醋意地看着這對夫婦的神氣）

希哲 惠英嫂子捨不得離開大哥啦！

趙太太 將來不是有很多的機會嗎？

希哲 老太太，快讓點工夫給這一對吧，我可不在這裏討人嫌（走狀）

英武（拉住希哲）哀，老夫老妻啦！

趙太太 這該親熱的不願離開，從前在一塊兒就沒命的吵，唉，你們年輕的！

希哲 不光年輕的這樣子吧，你老太太呢，跟老太爺在一起不是常吵嘴？如今

你就這樣掛念着！

（除了趙太太，三個人都微笑了）

英武（向惠英）你先別去做麪條，我問你，（笑着）咱爸給我信，告訴我，

你也曾逃跑過一回？

惠英 是的！

英武（微笑着）說是你要到前線上去？

惠英 是的！

英武 到前線去做什麼？

惠英 打日本帝國主義去！

希哲 惠英嫂子直到現在還是野心不死，恨不能

跑到前線去，殺死我們幾個仇敵！

惠英 我問你：你駕着飛機向誰擲炸彈？

英武 （笑着）日本帝國主義的獸兵呀！

惠英 你在殺敵，我就不能去殺敵嗎？我們的領袖，無分老幼，一致向敵人殺去嗎？

英武 （微笑着）

惠英 我們抗戰要爭取最後的勝利，不是空軍陸軍一齊幹，只有不分軍民的一致殺向敵人，才能得到國家的自由，獲得民族的解放和復興，

英武（翻桌子上的的書看）嚇，新女性，了不得！

惠英 光有空軍，打不退日本的！

英武 我也沒有說，光有我們空軍就可以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呀！

惠英 必須空軍配合陸軍，陸軍和空軍，都是軍隊，光是軍隊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也是不成的，所以要軍民打成一片——

英武 你說吧，我看理由充足不充足！

惠英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應該為國家為民族去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去，每一個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不論軍人，或老百姓，你現在是軍人，我是老百姓，都這樣作了，才配是中國人，也才配是真正擁護我們的抗戰國策的！你笑什麼，這是從國民對國家應盡的抗戰義務說的！

（一停之後）再從私人方面講，你是我的丈夫，我丈夫的妹妹也是我的妹妹，你在空中的前線上殺敵，士蘭在地上的前線上殺敵，我為什麼就

這樣有權利看着你們在拚命，而自己在享福呢？

英武 不過——

惠英 不過什麼？我對你說，爲了和你一同爲國家民族獻上性命或者一同凱旋歸來，我只有到前線線上去！你想，我一個人活在世界上，若是你爲國犧牲了，我活着有什麼意義？

我若在後方享福，不幫助你殺敵人去，這就是說我們抗戰的力量還不够強大，敵人把我們壓下去了，那麼你若是犧牲了的話，你的死不是別人殺死的，是誰？是我！

英武 你的力量這樣大？

惠英 若每一個都把自己的力量看得是大的，雖然實際力量是小的，許多力量機結在一起，不就是大的力量了嗎？現在我們整個的抗戰力量，不就是這樣凝繞的嗎？

英武 不過——

惠英 不過什麼？

英武 你的心很好，你的心雖然很好了，可是，你還不知道，像你們女人也到前線上去，去做什麼呀？據我所看見的，許多的人在和男人戀愛起來了，你看這糟糕不糟糕？

惠英 一個爲國家民族拚命的戰士愛一個也是爲國家民族拚命的戰士，這不對嗎？況且，那都是沒有結婚的女青年的！

英武 你可和我結婚了，不是嗎？

惠英 我不一定就和別人戀愛的吧！

英武 靠不住，女人是靠不住的，我是不贊成這樣的，只要我活着，我決不允許你到前線上去，那危險極了，不死在砲火之下，就被別人拐戀了去，你這新女性要反對我了吧？

趙太太 說這些做什麼，快去做麵條吧！

惠英 你這把女人關在家里的老癖氣，還是沒有改掉！

英武 所以你寫信老是罵我反動，（微笑）反動就反動吧，你安心在家撫養福兒吧，我們家裏，有我和士蘭在對抗戰，獻上力量，不夠了嗎？

惠英 不夠的；若說是够了的話，我都回來，你不必駕飛機作戰，士蘭也回伴着希哲，我們一家大小，如同從東北逃到關內一個樣的，從西北逃到此地，將來再從此地逃向新疆，四川，雲南，貴州，到不能逃的時候，逃到西藏！

英武 逃到西藏？

惠英 我們東北人，別忘了我們東北人，我們東北人不抵抗還只是逃，逃到西藏，就是說不知抗戰而拚命逃亡的人，只有西藏好逃，相這樣的人，只力到西藏，到中國西部藏起來，藏在地下，被敵人轟炸到死，葬在地下！

英武 嚇，新女性，好厲害！

希哲 我們東北人，也出了些英雄！

惠英 是我嗎？

希哲 不講別的，照空軍說，中國的空軍，直到今日止有多少壯烈的志士呀！第一個，陳懷民，他和敵人空戰，飛機受傷了，這時候只有飛機落地人也死亡的何，但是，陳懷民，他知道遵必然之命運，機警的偉大的架着負傷的飛機和日本的尙是完好的重轟炸機一撞，怎麼樣，我們的烈士成仁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比我們要值錢的飛機也毀了！

惠英 若是偷生怕死呢？也當不了是死，但死得不壯烈不偉大，那好比什麼呢？

希哲 第二個沈崇海烈士，他是在跟敵人空戰中飛機受了傷，必然的命運是飛機落地人也死亡的，他，我們的壯士機警的偉大的，向着敵人的航空母艦一頭撞下去，怎麼樣，以一隻受傷了的飛機，放毀了一個值錢巨萬的航空母艦，這多偉大，多機警，多麼壯烈啊！

惠英 我們光講故事一樣稱贊着，不無恥嗎？

希哲 再，第三個閻海文，在飛機受傷，乘降落傘飄蕩在敵人陣地去了，敵人要活捉我戰士，但是，閻海文烈士，用所有的子彈打死十八個敵人，打死那些要活捉他的敵人，最後之一顆子彈把自己打死了，日本帝國主義都欽佩的贊他的墳墓上立了一個『支那空軍勇士之墓』的碑！

惠英 所以，中華民族所以偉大，被全世界所稱贊，並且將來能夠爭取最後的勝利，完全是因為許許多多的有名無名的偉大的機警的烈士，若是只知個人生命的安全，只知個人的逃亡，以至從東北逃到西北，從西北逃到西藏，中華民族不是早早被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了嗎？

希哲 這閻海文就是我們東北人呀！

惠英 閻海文是東北人嗎？我還以為我們東北人，只我一個女子要作戰士呢！

英武（假怒一看，不允許你上前線殺敵人去，你糊塗得不認得親疎，不認得友

人敵人，無論對誰，就像吵嘴似的！你這老癬氣還是照樣！去做你的麵條吧！

（趙太太瞅着惠英走了，也用眼暗示希哲走開）

希哲 我去買點菜，也去看看福兒！

英武 不用吧，你有病，別累着。

希哲 不要緊，近得很！

趙太太 叫他去吧！

（希哲下）

英武 媽，你累了，睡一會吧！

趙太太 我不累（停了會）希哲在這養病，惠英就是不高興，常常跟人家吵嘴！

今天的樣相你是看見的，這不是說謊吧！

英武 等我教訓他就是！

趙太太 用各種方法攆着人家，上次他要到前線上去，自己逃走啦，你爸從車站上啦了來！

英武 這多丟人啊！

趙太太 你爸把他找回來，問他爲什麼要逃走呀，就是有心到前線上去，也要說明白呀，弄得福兒哭的死去活來，我和你爸，幾乎氣死！

英武 他怎麼啦！

趙太太 後來她當着衆人面前，說希哲調戲她，你看，如爲了攆希哲，狠毒的用這樣的方法！

英武 我看她是瘋啦！

趙太太 希哲經過這次的不白之冤，氣的幾乎死去，好容易勸說着，人家才跟我們來，我們逃到這裏，不是幸虧人家嗎？

英武 現在她還是那樣對希哲嗎？

趙太太 自從一塊逃出來，她對人家好些了，許是良心發現了，知道希哲在我們家，不光給人家飯吃，人家是確實有力量幫着忙的，

（愁荒着，吸着烟）

趙太太 今天，又變了，大約知道你來，她有勢力啦，對我說，你爸有信要希哲走！現在他又當你面又說希哲我雖然沒念過書，不大懂她的話會着什麼意思，但那是攆希哲味道，我聽得出來的！

英武 信在那里？

趙太太 （給英武信）我從她手裏搶來的！是你爸的嗎？

英武 是的！（讀信，悲哀着）

趙太太 是你爸的字？

英武 是的！

趙太太 我以為是假的！上面怎麼說的？

英 武 啊意思叫希哲走！

趙太太 (驚怒着) 叫希哲走？啊！一定是惠英偷着給你爸去信說了許多他的壞

話！

英 武 唉！

趙太太 看，她的方法真多，也太毒辣了！

英 武 希哲病好了，也該做點救亡工作了！

趙太太 (生氣) 好，你也這樣子，你爸光聽一面之辭，你也是早聽了老婆話！

英 武 不是啊！

趙太太 信上說的怎麼？念給我聽！

英 武 意思叫希哲走，念什麼啊！

趙太太 好，你和惠英一樣在氣我！這決不是你爸的信，不然爲什麼不敢念給我

聽呢？

英 武 是我爸的信，意思叫希哲在病好了之後，應當去爲國家做點工作！媽，

你若不相信真是我爸的信，你可叫希哲看的！

趙太太 我還不明白你和惠英的意思，都叫希哲一看信，當你們倆面一看信，有

血氣的人，能不氣走了嗎？

英 武 你說是假信？

趙太太 是的，牠既然這樣狠毒，我也知道她爲什麼這樣的狠毒的？

英 武 媽，你不知其中的詳情啊！

趙太太 我不知道？以爲我我………以爲我真的眼睛了嗎？

英 武 唉！叫我怎麼對你說呀！

趙太太 （停了會，生氣極了）我對你說了吧，惠英上次逃走，不是要到前線，

那不過是——借着名義的！

英 武 借名義？她——

趙太太 她是——是跟一個姓馬的偷跑！

英 武 什麼？（站起來，憤怒地）

趙太太 她那樣毒辣對希哲，因為她有情人！

英 武 我叫來問問她，不要臉的東西我在前線拚命，她在家里無恥偷人！

趙太太 在那堆書裏夾着一封信！

（英武翻動看書，一本一本的翻完了擲在地上，滿地擲滿了書找到了，看看信）

趙太太 她今天從郵局見了這封信，就是這封信！怕我問她要信看，就捏造了一

封假的信，說是你爸的信！她多毒辣呀，一方面說是你爹來信了，叫我不知道有姓馬的來信，另一方面還要攬走希哲的目的！

英 武 （看完了信，憤恨着）是姓馬的？

趙太太 是的，上面說什麼？

英 武 媽啊，無恥極了，勸她不要到前線去！

趙太太 他也勸她不要上前線去？這還不錯，也有人心，不把我們弄的家破人亡！也許不是這封信吧！

英 武 不錯啊！勸她在家和他一同生活，等我那天死了，領一筆撫恤金，這上面說，等領到一萬塊錢以後，他領她到外國去！

趙太太 什麼？

英 武 這東西勸惠英等我死了，我死了不是政府有一筆的撫恤金嗎？這東西勸他等我死了之後再跟他偷走，逃到外國去；

趙太太 看，她待你好，是爲了你的爸能使她發財！

英 武 這姓馬在那裏？這東西多無恥呀，拿我的死給他造成逃向外國享福的機會！

趙太太 我說她毒辣，你還不信哩！

英 武 非殺死這東西不可！這東西好像在咱家里似的，媽，你沒有看見過？
趙太太 在咱家里？咱這裏沒有這樣的人。

（希哲領福兒進來，希哲一看情景知道出了事情，福兒回身走，一會把惠英拉來，）

惠 英 「問英武」你這做什麼？

英 武 做什麼？我要殺死你，你漂亮啊，我在前線殺敵，你在後偷人！

惠 英 我偷人，人在那裏？

英 武 在那裏，（拿希哲寫的信）看樣子在我們家裏？

惠 英 就在我家裏！

英 武 口口聲聲上前線呀，和我一塊死呀！這都是假的，希望我死了，給你弄

一萬元錢，你好好和情人逃到外國去！

趙太太 你毒辣吧，攢希哲，你攢吧！你自己先給我滾吧！害人害自己！

希哲（低頭，慚愧無極）

惠英 我攢誰？我攢希哲？我爸說士蘭死了，希哲在我們家借養病爲名，不抗戰，不但不去抗戰，反而無恥的——

趙太太 和你一樣無恥的偷男人嗎？

惠英 我沒有偷人？

英武 這不是證據嗎？你把他藏在那裏？好像在我家裏，在無恥的等我死好領我的撫恤金，你們一塊逃外國去！

（拿起身上槍）你偷人沒有？

惠英 你打死我吧！（哭着）

福兒（靠着惠英叫喊着）媽呀……

趙太太 你沒有偷人？

惠英 我……

英 武 人在咱家裏，你說不說？

惠 英 在咱家，人在咱家裏（指希哲）就是這死狗！

英 武 是你？（驚怒）

希 哲 （上前奪手槍）

英 武 （打希哲腿）你這狗蛋，我妹：在前線爲國死了，你在我家無恥，希望我死，你想領一筆的撫恤金，你這無恥的販類！

希 哲 （掙扎着）

趙太太 （護上希哲身前）打死我吧！你毒辣的女人啊！千方百計要攆他呀！

惠 英 （問英武）你看那信上，我愛他了沒有？

英 武 （趙太太）媽，你糊塗啦，我爸信說的明白，士蘭已經死了！怕你傷心

，才不告訴你，你被這死狗迷糊了，你還把他當了好人！

趙太太 爲了攆走希哲，你什麼方法都用啊！毒辣的女人呀！打死我吧！。

幕

一九三八，六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半

854.6

國立編譯館

書 號 ~~81284/6044~~ 總登號 社 20005

編著者 羅林

書 目 身取四起 亡者

借 期	借 者 姓 名	還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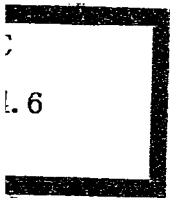
國 立 編 譯 館
 印 章

854.6

總登號 社 20005 書 號 ~~81284~~

6044
c2

62
64044



\$.40